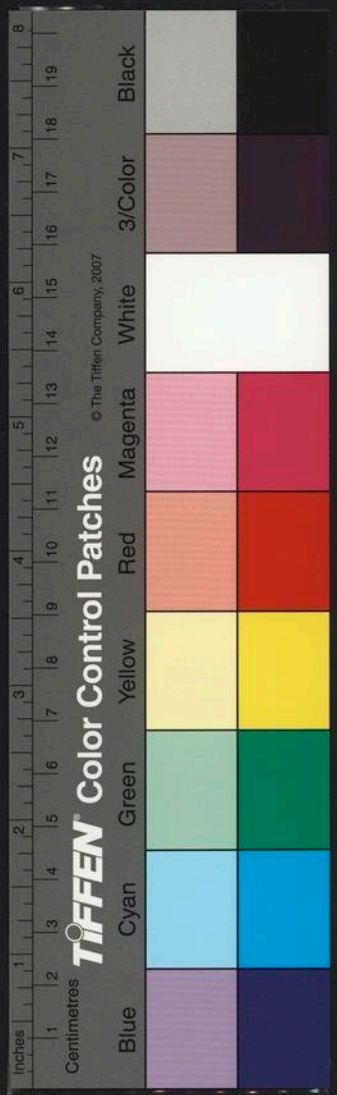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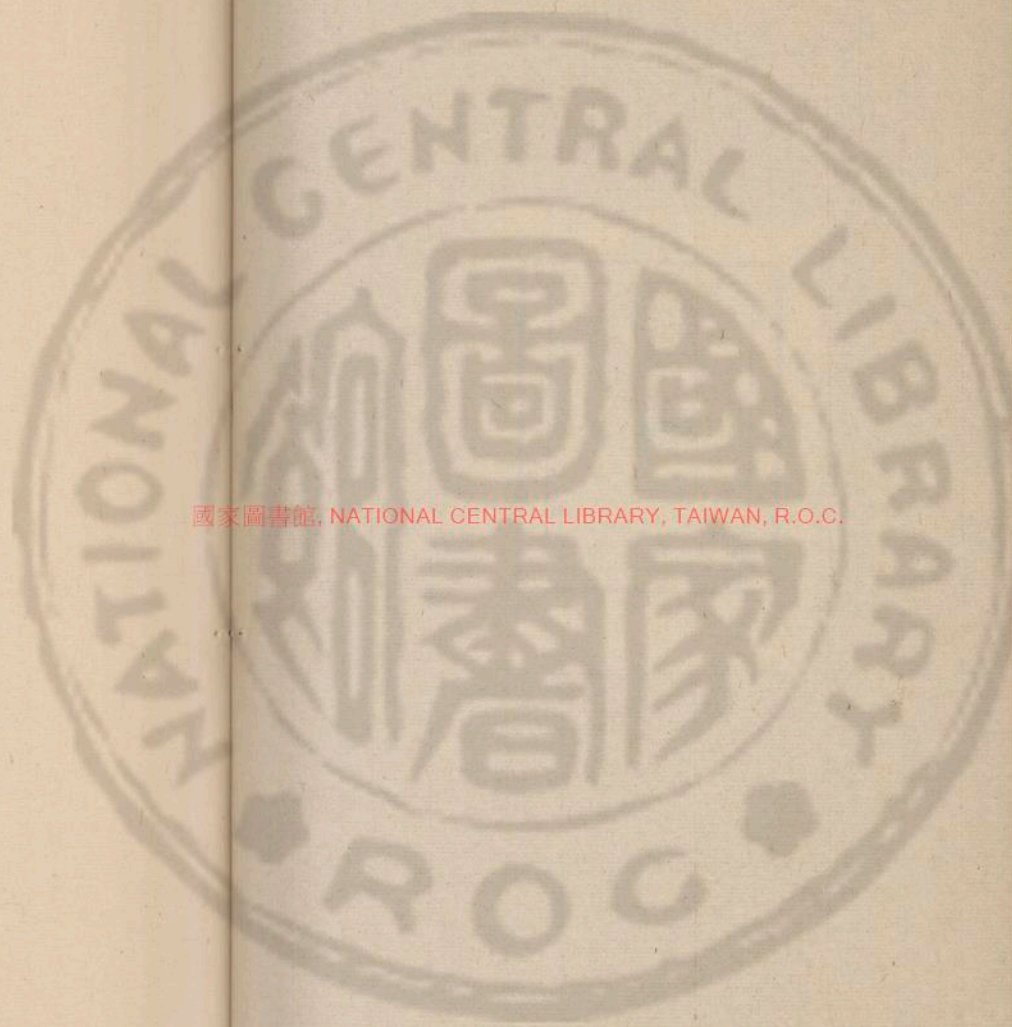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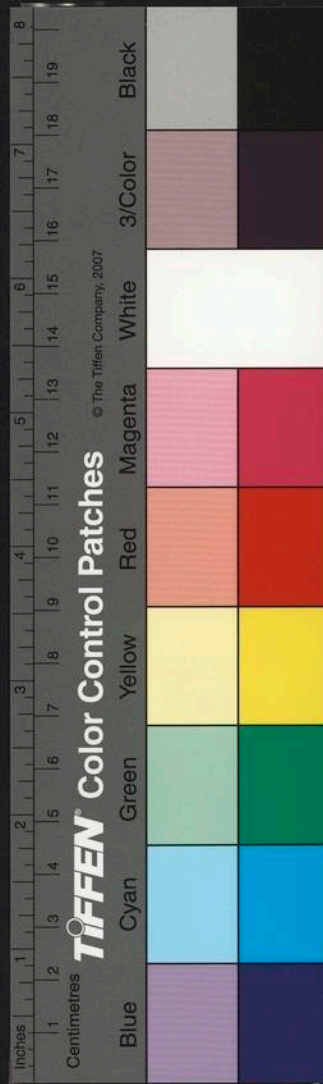
	
登記號	698
類號	
類別	
全書	西 1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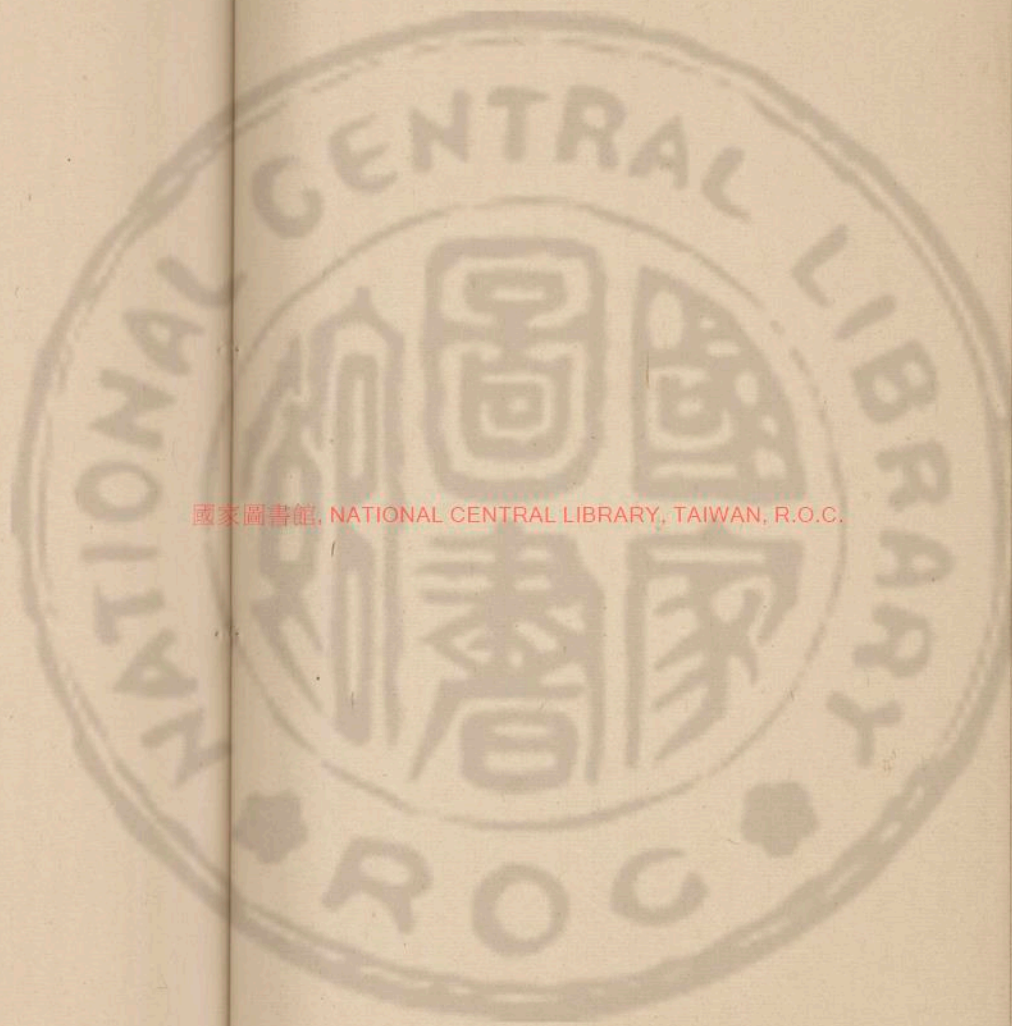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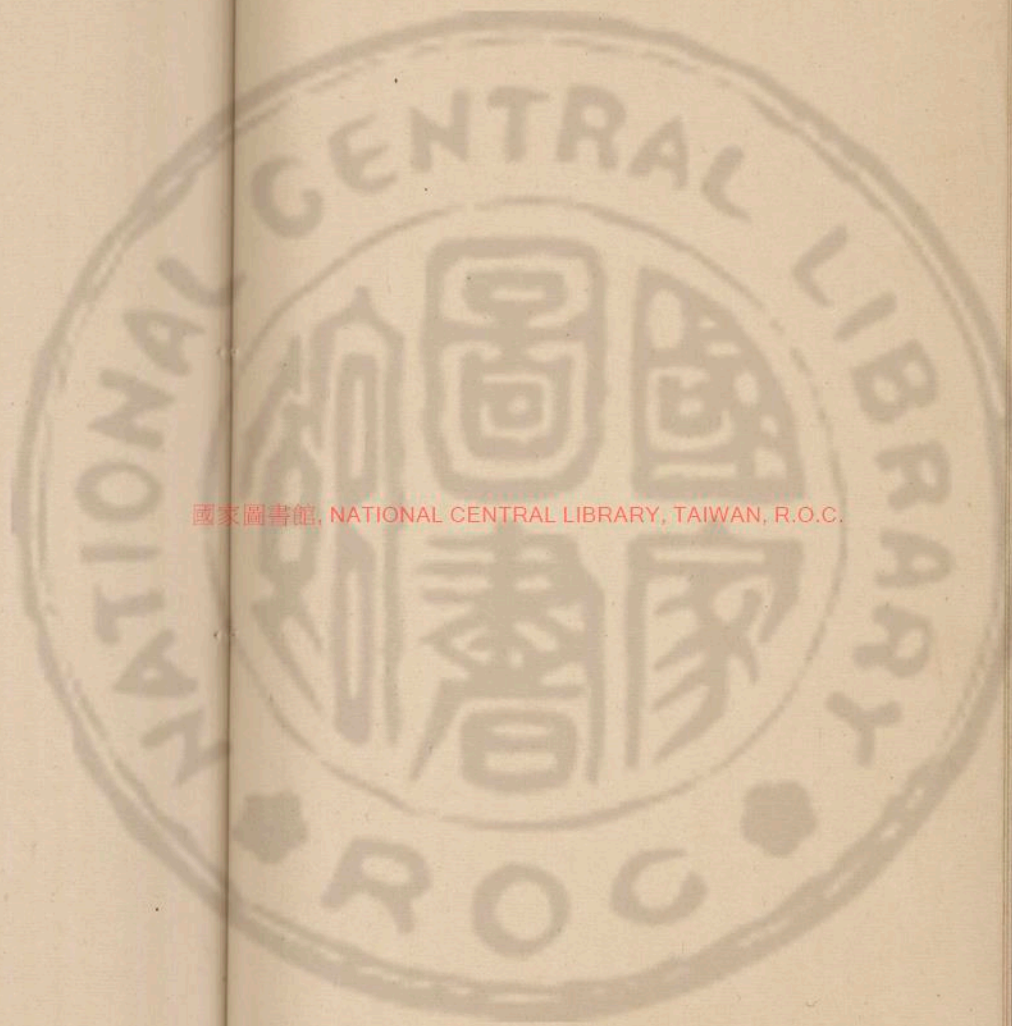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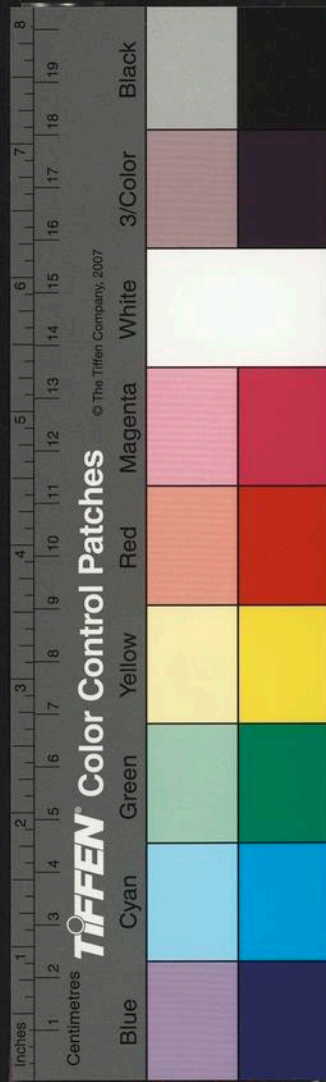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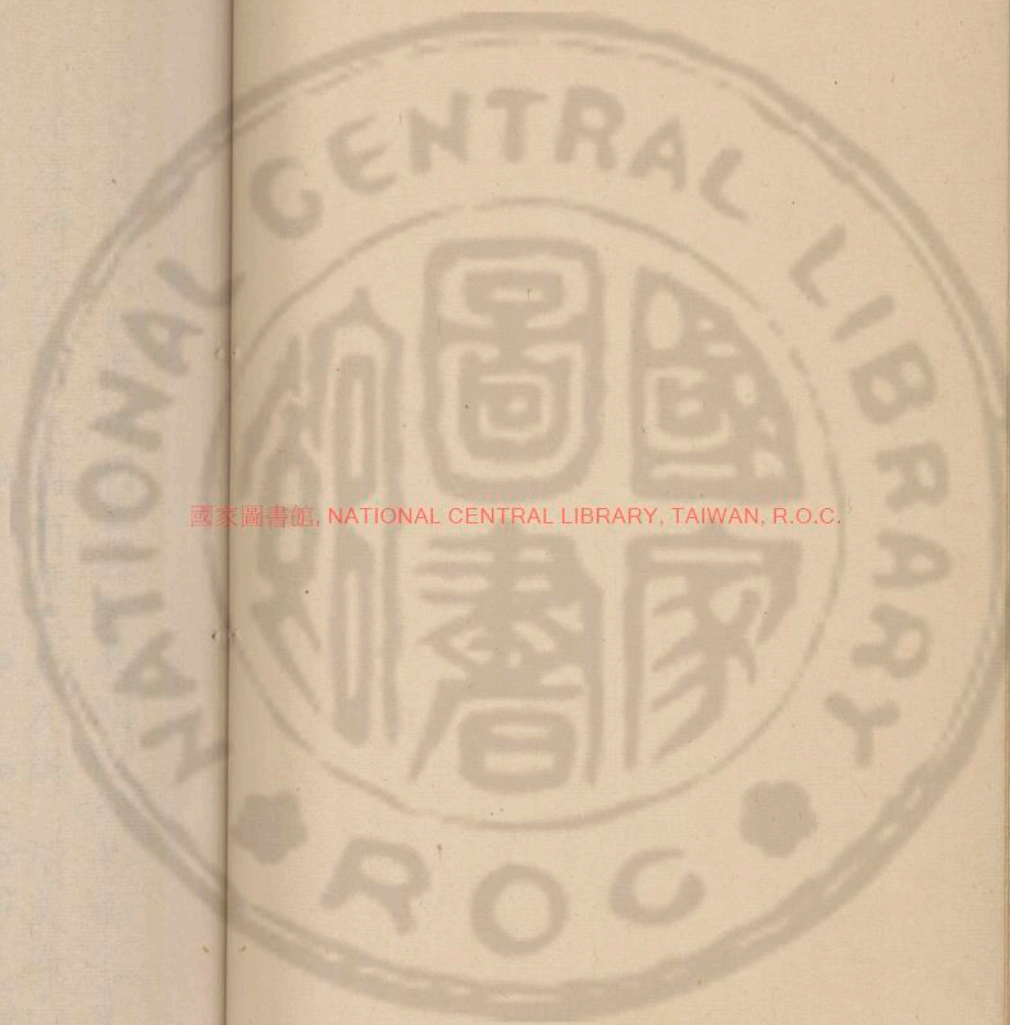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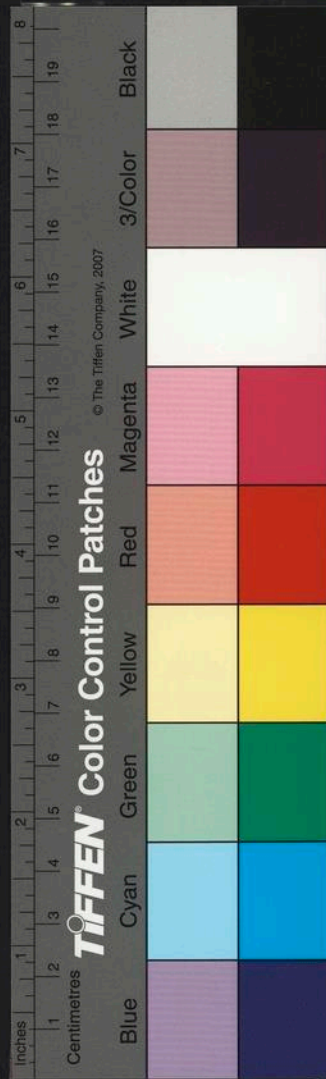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468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谷贅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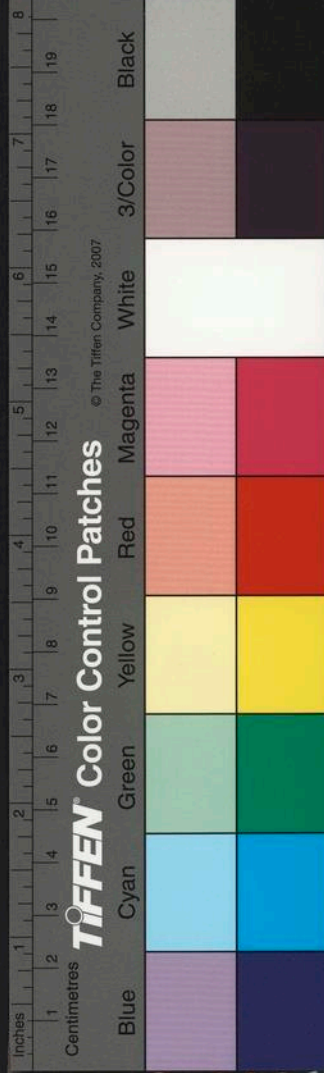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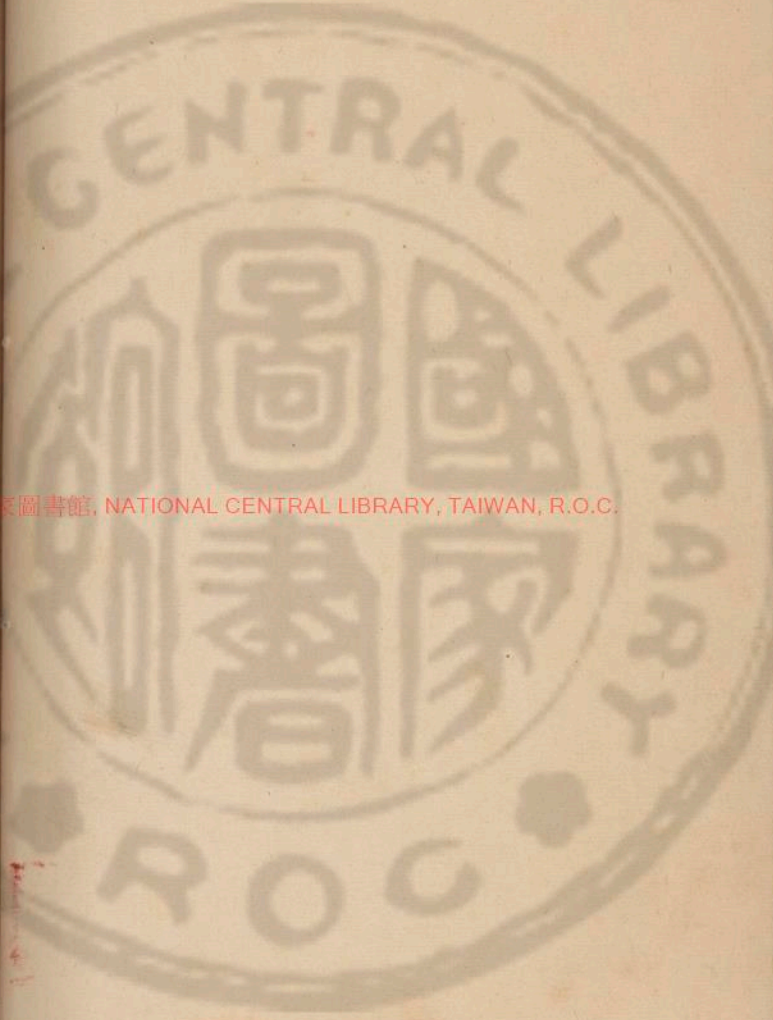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白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東歸，已成勃窣翁矣。里門之後，莫償初志。乃閉關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覺吐之。逐日劄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謂予曰：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喋，乃爾非贅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之，心固醜之。而况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

東谷贅言

卷上

榮光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劄記之者。命兕輩藏之。以俟裨
官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
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教英識

抄本

大學堂小學堂大小學堂中學堂就了羊人羊鬼
文教習武教習又武教習洋教習教成個字又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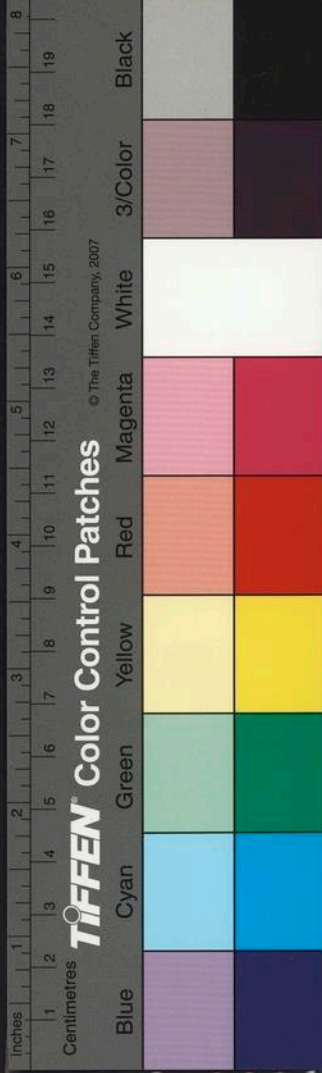
戊申四月十午前抄

刻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教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綠
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粲。海內愛而傳之
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勛樹績。闡化千里。特於自公
退食之餘。叙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尚珍愛。矧今
笑傲林丘。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
超然之識。確然之見。能無嗣述者乎。余一日謁東
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帙示之。曰。此猶贅爾
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為何如。余惟言者所以
攄發胸中之所蘊也。世之言有二。摘藻濡毫。誇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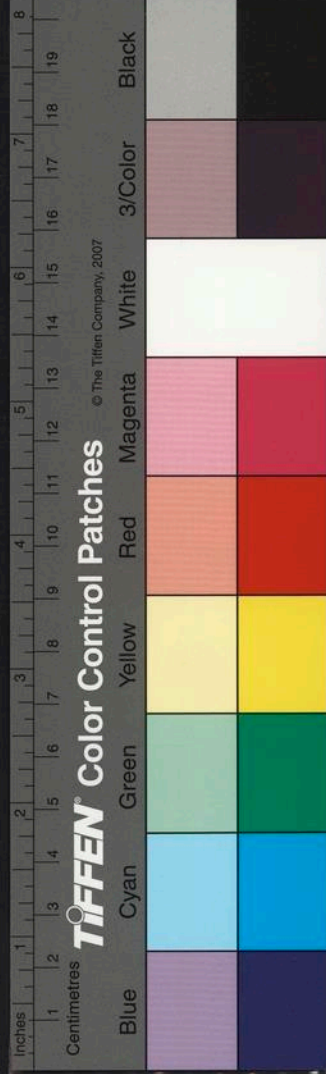
榮光樓

卷上



競麗非不焯然美也。而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
 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
 人物之高下。究心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
 度之因革。洵前人之所未發。啟後人之所未知。初
 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
 以一代鉅儒。行為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兼懋。余
 方垂髫。數聞播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既而覩所
 製作。雄遠博朗。意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
 遇。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擊之可行。而
 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法。信哉。信哉。蓋非長河

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
 行之夔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以為贅
 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識。亦可以撥正
 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而已矣。君子
 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
 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東谷贊言卷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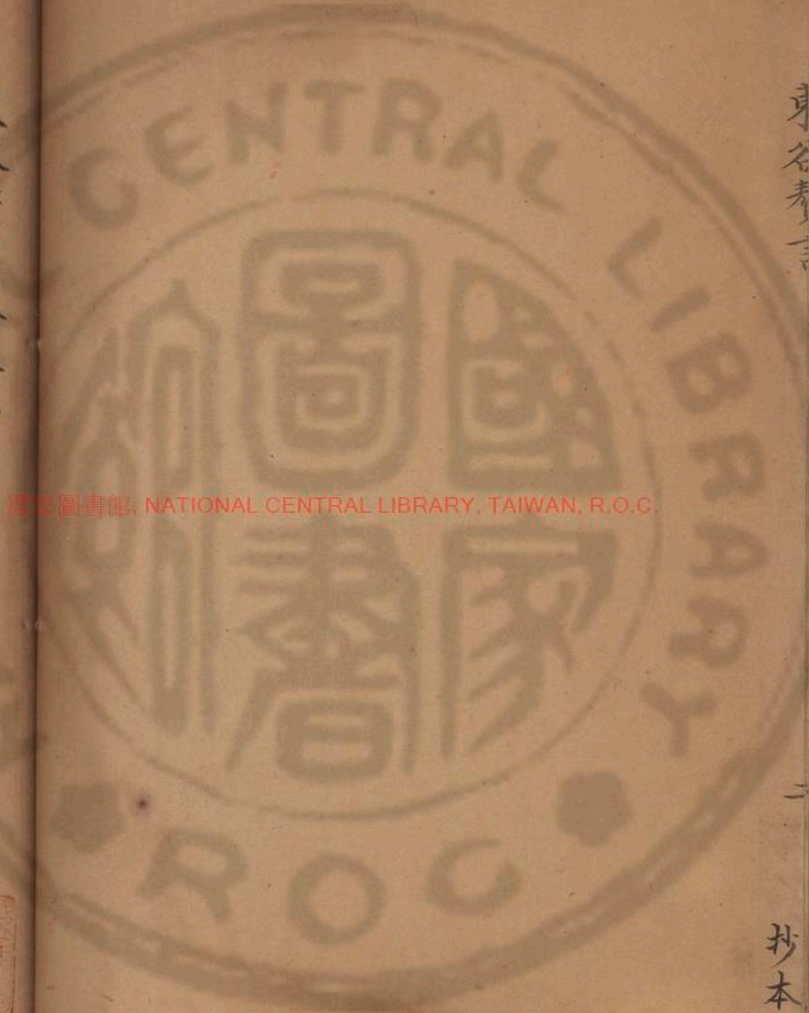
清江教英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為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之。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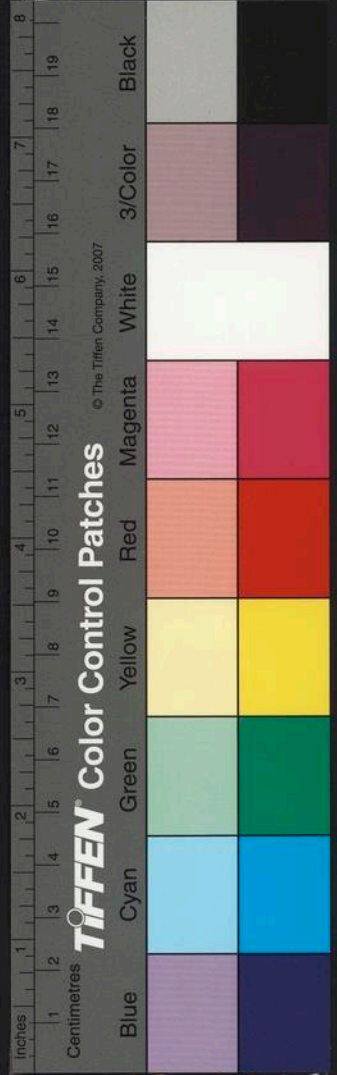
古之君子所為。後之君子亦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為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跡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未晦翁不敢行之也。

卷上

榮光樓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谷贊言卷之上

清江教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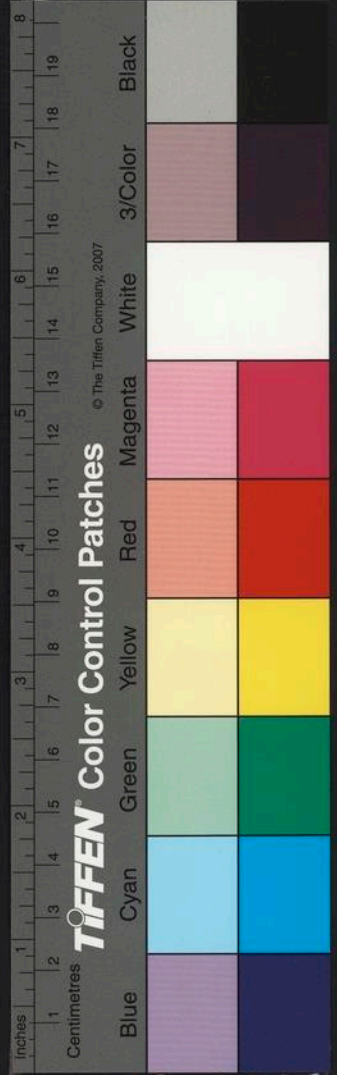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為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之。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為。後之君子亦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為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跡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未晦翁不敢行之也。

卷上

榮光樓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為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單霈項因割產與兄閱墻予曰為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是故克段于鄆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喋血玄室門者環兵海地震驚若籟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為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為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同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茂材異等也乃朵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臥安知被裏破蓋朋之盍簪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管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返覆之情也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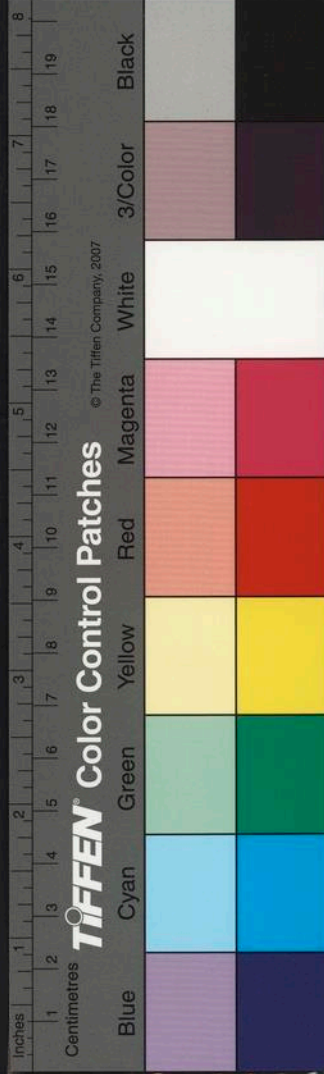


數年而死。則為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
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
之耻。不穢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
際。自以為美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偽。祇自斃
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匕首之
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為之宗主。毅然復古之
禮文。以厭群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
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

非知禮文。雖復如何補救。是故西京郊社之祀。至
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
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為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甄。王公度為諫官。
門上毆死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
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甄奏對。支離封
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
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毆死之。夫
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况法宮何地。
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



為訓

抄本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鐸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附奏曰不可宋真宗以劉美人為貴妃李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吁咻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况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竇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

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衆不敢

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

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

幾銷鑿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

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蒿呼不已必至黃袍

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閣王壘之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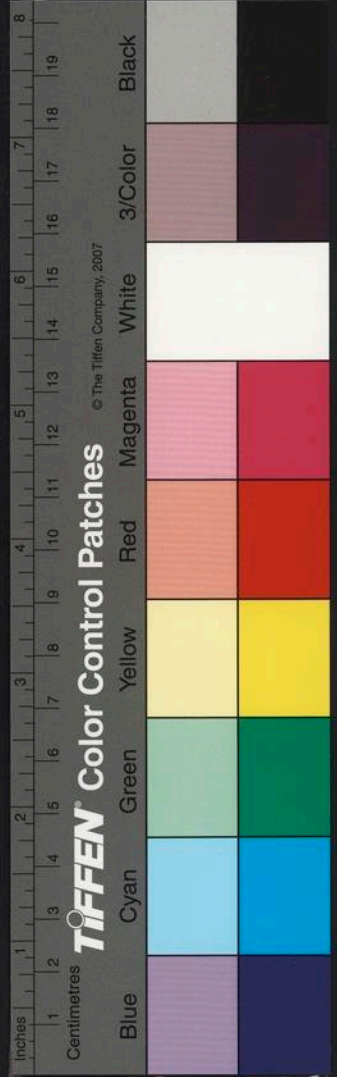
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畧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携匕首至臥內

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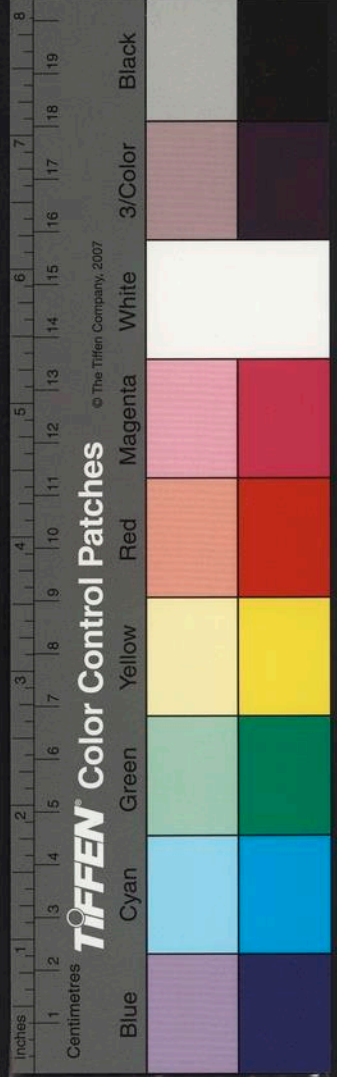
榮光樓



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凝定能爾耶？雖然，替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以劫盟，君子固病其將畧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郵，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宵嚴，而刺客奸人，胡為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鉏麋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氣，莫大於尊君父，討亂

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而後，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為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蓋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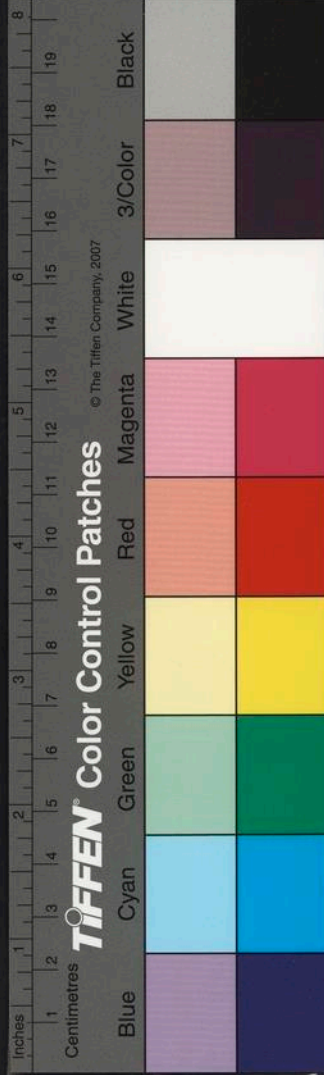
史魚盡死後之忠，却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心

者，有僭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必即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既盟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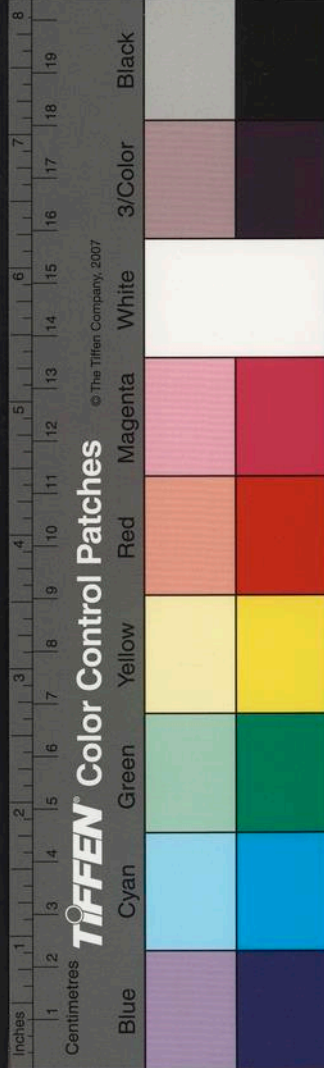
秦穆公用孟明，而蔽之後，彭衙之後，皆敗績，終為伐晉之人，不出封穀尸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愚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歷試主



將之具哉况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鉞是夫
 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既濟兵刃未接
 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
 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不亦誣乎初穆公因
 杞子以襲鄭也蹇叔業諫之美使穆公能用其諫
 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
 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王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
 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王四十
 九年以前真真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若顏子
 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若然何以為伯王且
 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
 何遲哉若伯王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
 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
 賢無踰伯王者然則賢伯王者奚稱哉予曰夫子
 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者嘗以欲寡過未能
 稱之矣靈公夫人又稱其不以昭之申節不以真
 寘直行矣

或問長幼之序專序齒耶不專序齒耶予曰兄弟之
 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伯叔雖



抄本

孩提尊也。姪雖耄夫，卑也。何也？分重於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紂弟也。而為君微子兄也。而為臣何也？嫡重於齒也。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為冢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以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為師為弟子，亦有不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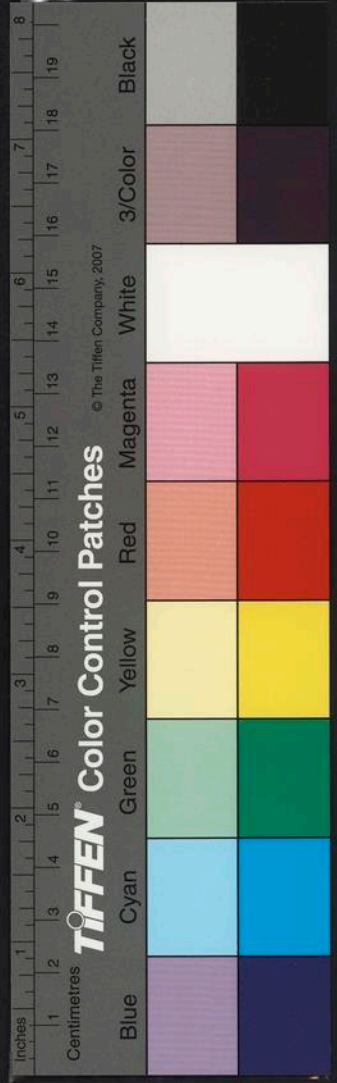
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予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命之

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革夷之君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詩曰：商之子孫，侯服于周。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此革命之君臣也。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魯大夫平子，對晉君亦稱臣。此列國

卷上

榮光樓



之君臣也。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謀伐燕，殺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晉皆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祖為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援邀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單于，此革易之君臣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燭有言：「忠臣不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抄本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予謂子之與姪，親之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為私悞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為公乎？是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為子綱，而不為姪綱；父為子隱，而不為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而不立姪者，終命也。治命亂命，子而不命姪，亢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



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予
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觀馬援戒兄子嚴敦之
書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固當撫之以恩教之以
義矣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
慈則不父傳曰為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
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義方子義
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寧
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
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

蚤孤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此之謂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石碯教子以義其子辱不從而甘心為逆黨陳萬年
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為名臣噫子之不
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大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毋蔽其過而父不知
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恒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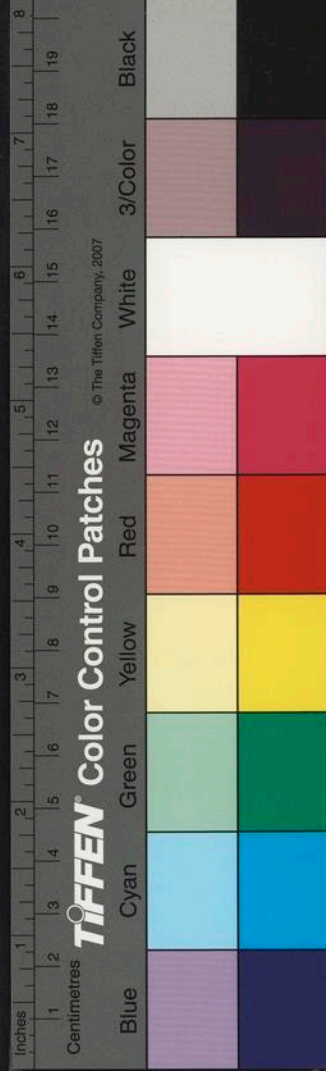
或問孝子廬墓禮歟予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
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木為廬
於中門之外東墻之下不楣不塗也既虞則柱楣

塗廬矣既練則舍外寢矣曷嘗有廬墓之制哉然則桐宮之祖非廬墓耶予曰密迹先王其訓伊尹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常也桐宮變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庾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榻奏藥固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况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母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潔者故髮必沐面必頰齒必漱手必盥身必浴足必洗蓋以遺體者親之枝也敢不潔乎不敢不潔况敢虧焉辱焉以忝其生乎嘗恠秘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春半年不洗足柳宗元一搔皮膚塵垢滿爪三子者皆名士也奉親遺體當不潔如是耶

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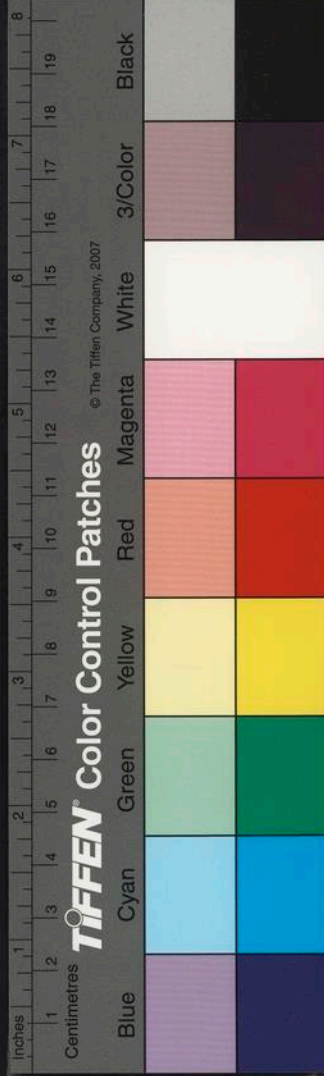
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要有子而死其子亦斬齊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明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達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桐門右師譏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朝則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御製序文其中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嗚呼。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誣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沉之江中。遂無嗣。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為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為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為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為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為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



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况兄弟乎？宮且不同，况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

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昔韓昭

事，夜必獨寢，慮寤言漏於妻妾也。玄宗

誰無私曲，萬一竊而漏焉，則噬臍何及？然則

不同，不猶愈乎？或曰：玄宗，忍人也。三子無罪

殺之，則同寢之愛，豈誠於五王者哉？予曰：不

玄宗者，當論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

玄宗之心也。故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焉殺

三子者，心之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也。

天寶亂也。

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乎分重則勢輕，故

楚子強也，不敢窺哀周之鼎也。時乎勢重則分輕，

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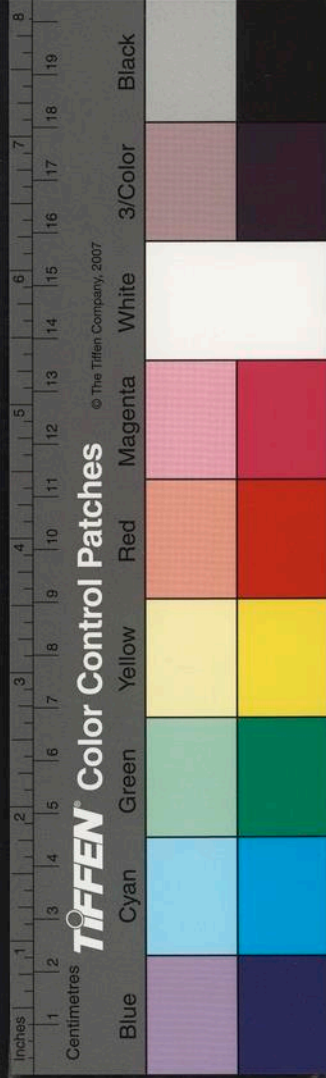
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

好事，亦可邀人心也。是故殷浩、房琯皆萬夫之望

也。山桑、陳濤斜之後，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

檜姦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

請立趙宗，就執不屈，而清議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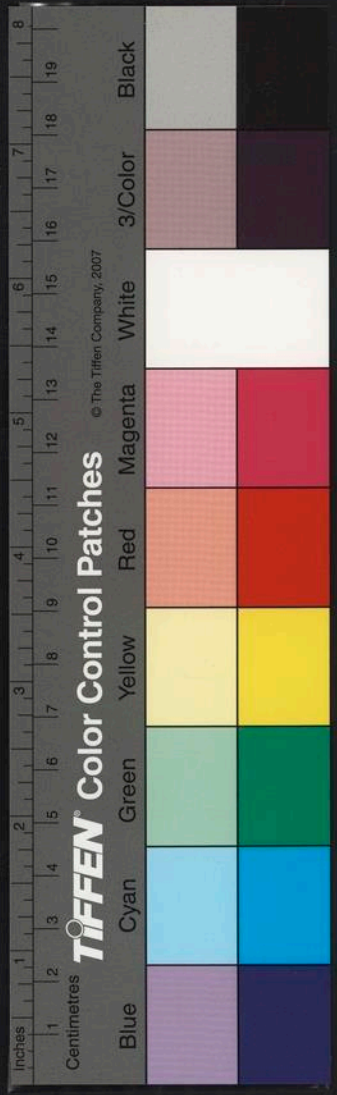
以衆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况君子寡而小人衆乎？此陳蕃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衆，為力固難矣。况以子之負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

古之君子其立自行己，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污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稱揚伯起者，以辭暮夜之金也；薄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斯之文也。

朋友責善，古之道也。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是故羅一峯勸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賣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恒言，妻乘夫何謂也？子曰：乘之為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螫耶控耶，縱耶送耶，皆如所欲。曷敢有越志哉？豔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



東坡詩言

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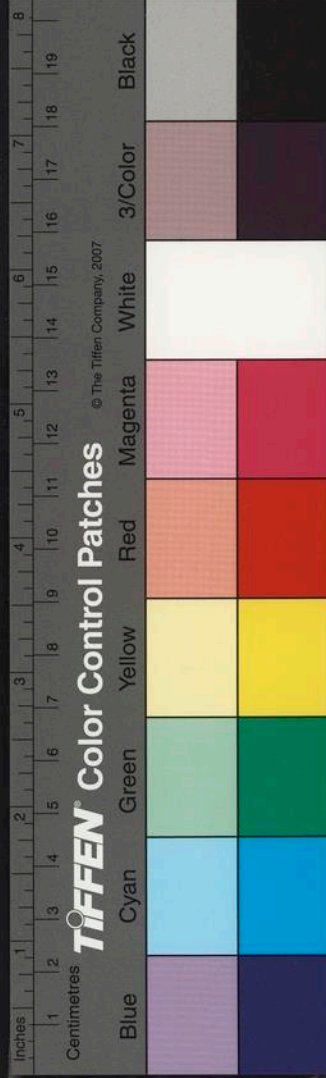
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柰何哉？書曰：扎難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也。大抵骨肉屬階，房幃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南北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中原而沙漠之，其一念之毒，上通于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覩維納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

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伐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罪，論開國之勳，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加恤典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真少恩哉。

張巡許遠孤忠大節，無可間然者。柰何當時於巡也，猶議其殺妾之忍，於遠猶議其分守之闕。先陷，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惑焉。作史者論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唐之世，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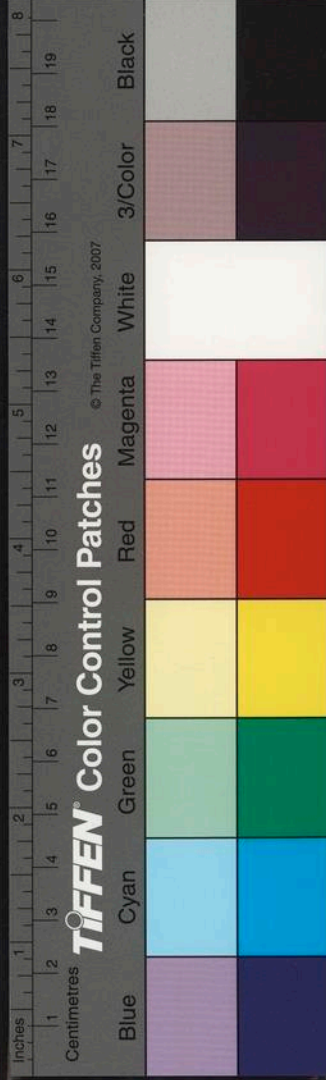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也果
 通萬世之義乎予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誰
 其達哉泉齊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興周
 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
 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
 人不怨食色盡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
 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凡行事竟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
 則仇仇則或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慮終者

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凡立志不可持兩端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偽之幾
 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握不定而上
 達者難哉昔桓温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
 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何如哉
 或問鈍予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
 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之者也大辨若訥大巧
 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
 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為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
 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



鏗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匪用為德，且將疑其病已而術之矣。如此說者，處朋友寮案之間，因事納忠，以匡不逮者，尚慎旃哉。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絳為小人。予謂此語可為善、長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出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尚未

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恠。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寔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恠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允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為人莫我知也。殊不知真鑿孔昭，恒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為？若槩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微之人事。



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問賣菜傭耶？知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為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其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其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畧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真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尹清江，予為諸生。



獨蒙與潔一日侍九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筆
 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
 七篇是斬釘截鉄推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
 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在焉竊以為萬
 世作文之法無踰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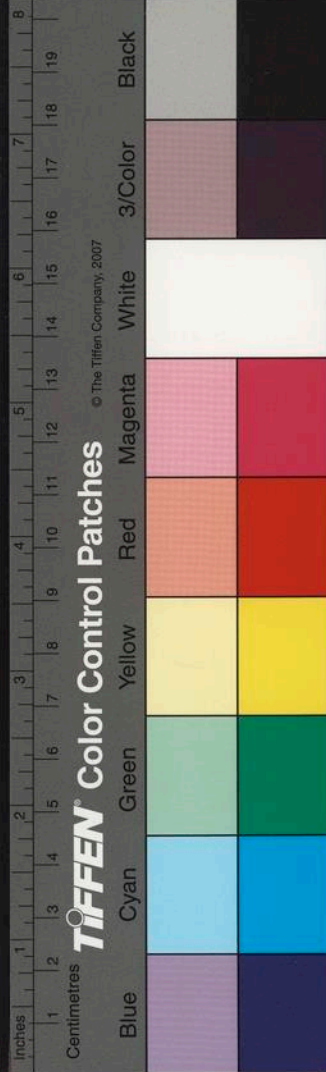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囿風氣不染習俗
 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殊途亦
 有不能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能變為伯
 夷之清伯夷之清不能變為展禽之和孟子之嚴
 毅不能變為顏子之純粹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

伊川自以為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
 坡自以為不及舍弟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
 主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而曉
 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
 執拘歸殺之意也我

朝無崇飲夜飲之禁眡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
 汪藏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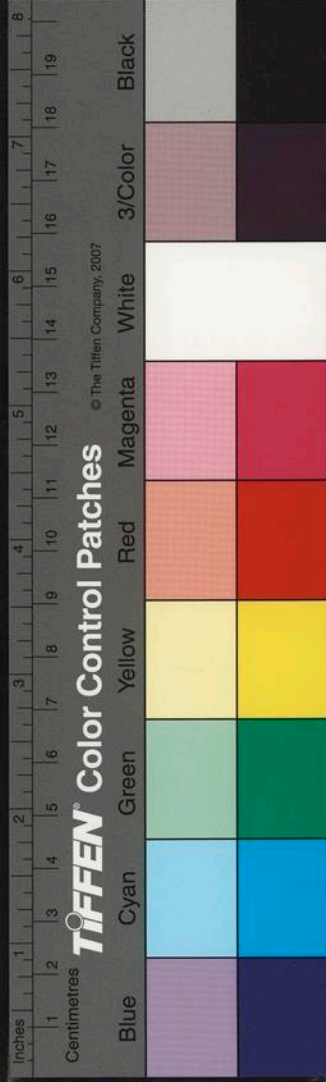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為惡而無忌憚
 者小人也為善之名終無為善之實有為惡之



心初無為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疾者，志在於毒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予曰：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死守之義也。然而有權焉。古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勾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霸圖，何必死？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達權哉？漁陽之變，棄社稷而西巡幸，而前星幹盡，不失舊物。宋欽宗當金兵壓境之日，候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乃舉族北轅，遺恨千古。究原而論，候欽宗者何真也，候何真者李綱也。先儒陳瑩中又曰：靖康之後，景德之後，候之也。蓋景德之幸，遼人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過河也。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取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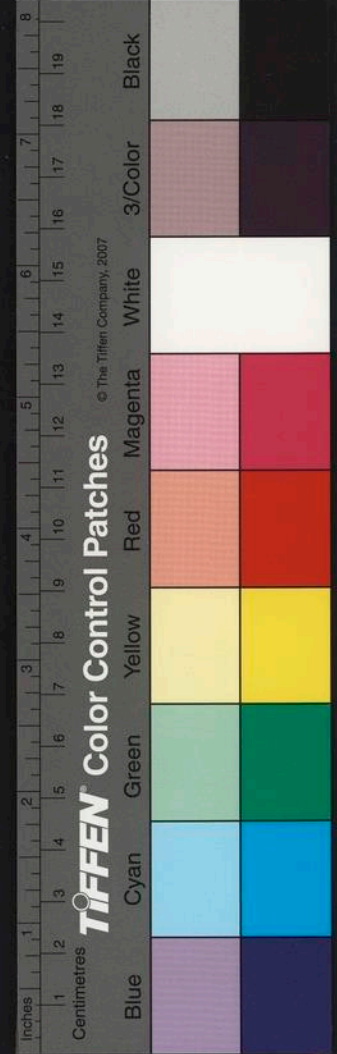
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

抄本

故舊中有雁橫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予曰
顏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責己也
君子與其怒人也寧責己夫顏子豈忘責己者哉
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若顏
子不能責己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

或問霍嫖姚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帥師者可
法之乎予曰有二公之將畧則可否則否戒凶矣
夫兵猶醫己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者但變通
之機自有神妙

蘇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為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
也蘓秦張儀不免為將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故
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蘓秦張儀吾取其
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
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蘓秦張儀之術狙詐
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何淺之待忠
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
不肯為蘓秦張儀之術有蘓秦張儀之術者決不
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
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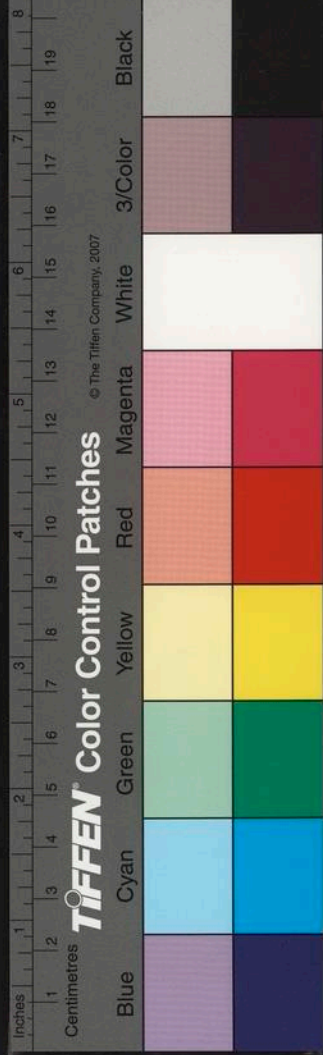


抄本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術辯
 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
 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則不可何
 者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湯武非孝弟
 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經者也謂伊周
 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欲整兩漢而下庶
 幾見三代之英且其言如此

或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也今
 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二者將
 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小者可宥
 也人情之順也當于其小而大者不可恕也乃若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又古人原情立法之深意
 不可因漢人之言而或差也蓋過者無心之犯也
 雖大可有故者有心之犯也雖小必刑司刑者其
 慎哉不然宥大過不免有故縱之失刑小故不免
 有深刻之愆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
 哉我朝之律可謂情於法並行而不悖者矣如
 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于名犯義者法也
 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正贓者



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戒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之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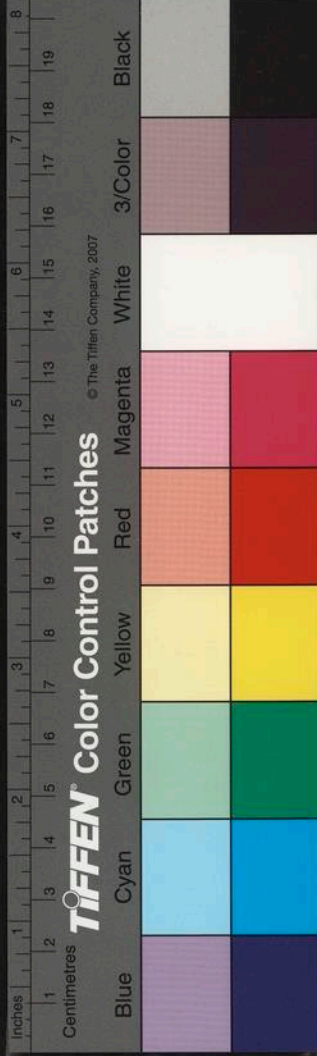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予曰：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廢其課矣。

或言先儒謂元結中興頌，其末言大業而不言盛德。

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若兼美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曰：盛德之興，山高日升。何嘗不頌德哉！昌黎平淮西碑序中，只詳序諸臣平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大抵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上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榮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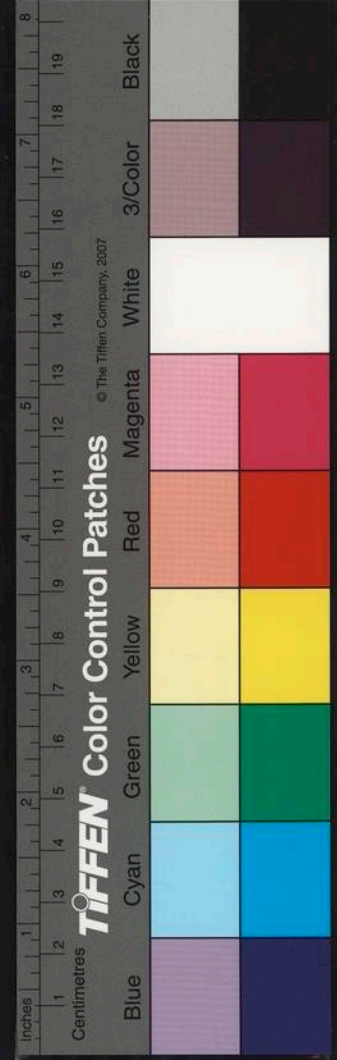
後重新婚主子壽旦落成有慶賀焉有跋文焉其侈靡之風耶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聖人
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
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遙之華胃將
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崔後渠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忤蔡京
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果
儒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尊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

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
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
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
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
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
自元城語錄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予按所
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
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博
古而畧於通今聞泉齋之言其有激乎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椿奏曰一牛之筋纒四
 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
 民為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為言而不忍見其敲
 斮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
 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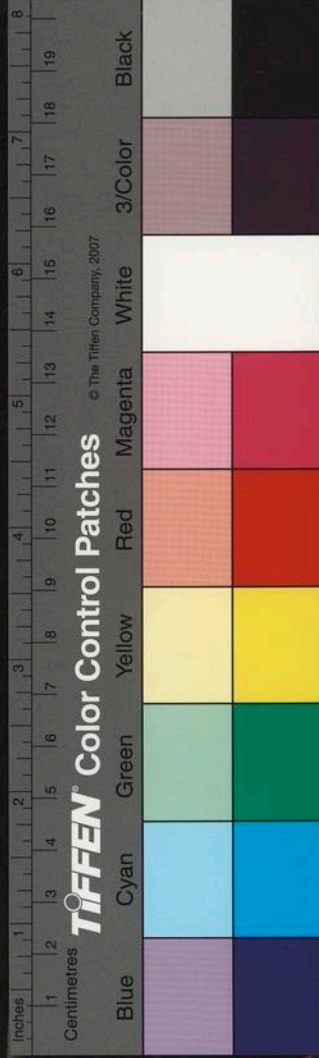
東谷贅言卷之上

東谷贅言卷之下

清江教英

孝子刲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
 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
 不居倚廬為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
 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為貞烈者是皆過
 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為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
 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
 也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椿奏曰一牛之筋纒四
 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
 民為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為言而不忍見其敲
 斮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
 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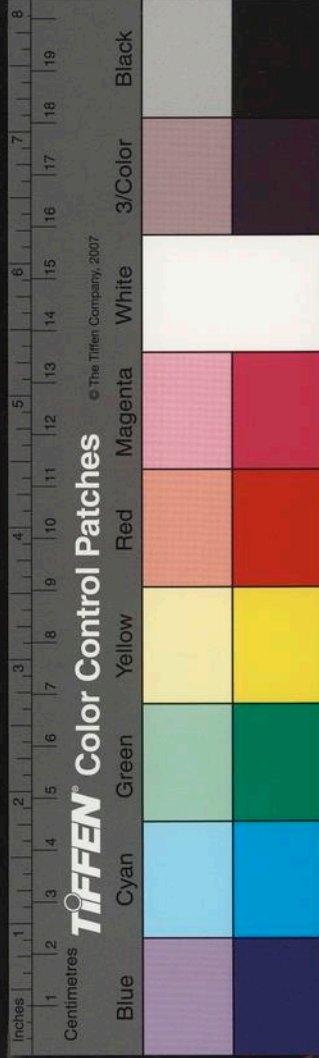
東谷贅言卷之上

東谷贅言卷之下

清江教英

孝子刲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
 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
 不居倚廬為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
 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為貞烈者是皆過
 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為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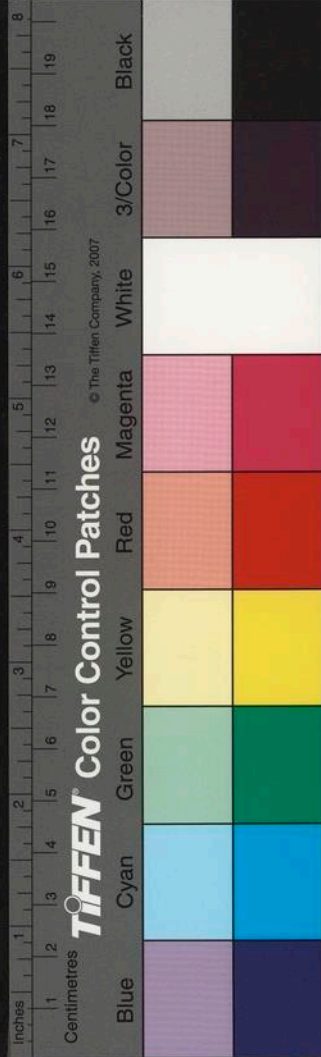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
 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
 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教太僕寺馬教有禁不許人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迴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嶺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銅以崇墉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塞外不和中國之福也猶滅獲不和家主之福也蓋塞外和則曠羣入寇而邊陲不靖矣滅獲和則相蒙為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刺吉囊之事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祇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為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陀之葬靈輜四出瑯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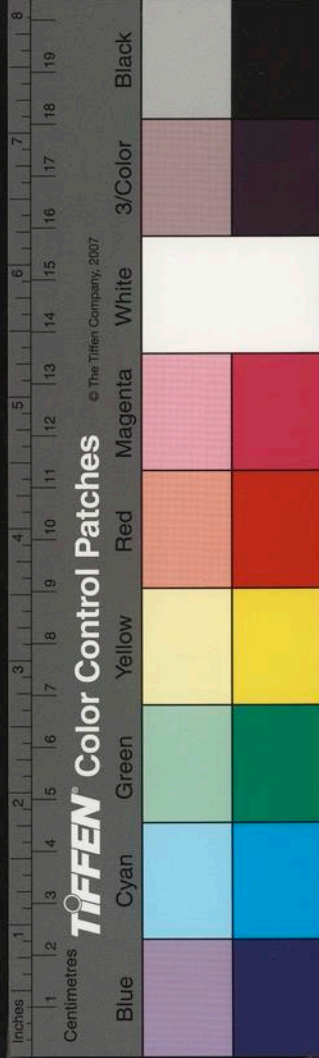
吳用三軍迭出以肆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進使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困魏惠侯選軍中年力極精銳者教之藝使之重鎧習勞謂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強焉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



背嵬之軍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盜獻裘出關而
脫虎狼之秦虞誦祖其智收攻劫竊盜不事作業
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
先民有言二教之徒或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蓋傷
之也我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為緇
黃之徒其闢邪崇正拔本塞源其盛典哉嗚呼向
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霞外支遁惠遠不禪
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於執苑名途安
知其不能翩然起家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真無
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
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
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
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荆公躬行於鄞縣而窮民受
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
能即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
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者其心愧
其色戚者其心憂其色慘者其心哀其色欣
欣者其心喜其色怡者其心和其色悻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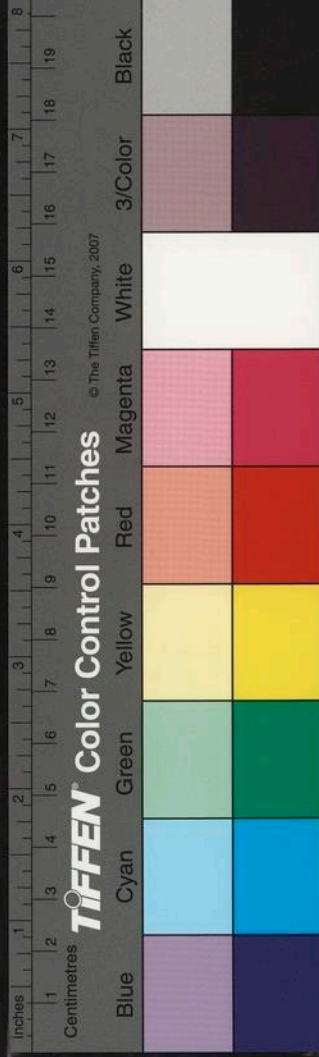


心忿其色拂者其怒其色奄者其心屈其色
 訛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顰易
 笑者其心淺其色黝然不露者其心深面無人色
 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
 忠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顛沛而色不
 變者其心有所主不寧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
 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
 而知人之曲直噫之時義大矣哉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
 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
 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耆之老良然間有
 不其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

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
 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儒養
 氣者亦當知所以平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
 者驟者之能動氣哉

人身以脾胃為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寒好
 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而惡思
 好熟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堅好鮮新
 而惡陳腐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能順其所好



遠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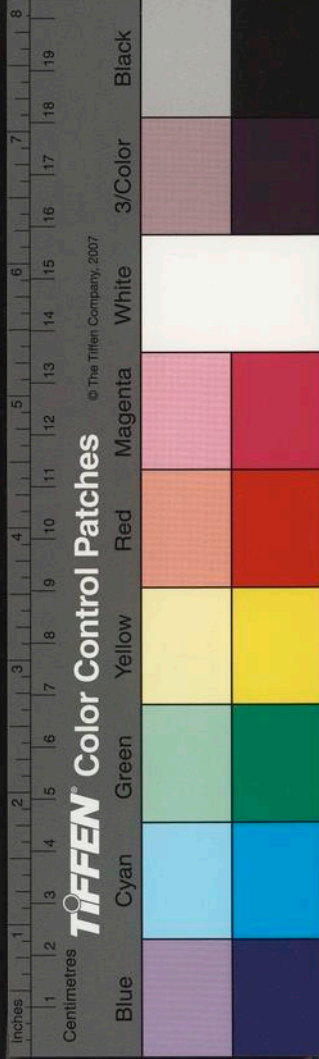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激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為怪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曰先生婆婆立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某平居恒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耻潤色此身以勤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關西嘗繇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巖峩林木蒼鬱見水滌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迺楫

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秫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菴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餼飲具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画船箫鼓清歌妙舞之樂為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荆南公事泛樓船



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湧躍檣歌柁
 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
 之况職務填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于邁敢謝
 不敏寮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大守在任三年而西
 湖樂事殊不謫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
 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
 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子之疏有曰隣靡二
 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心哉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於

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冲襟如杜少陵

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

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

涪翁之於黃龍叅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

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為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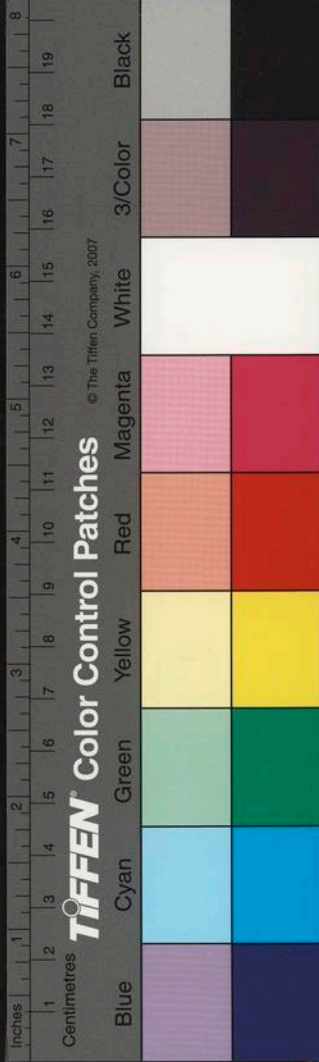
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

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

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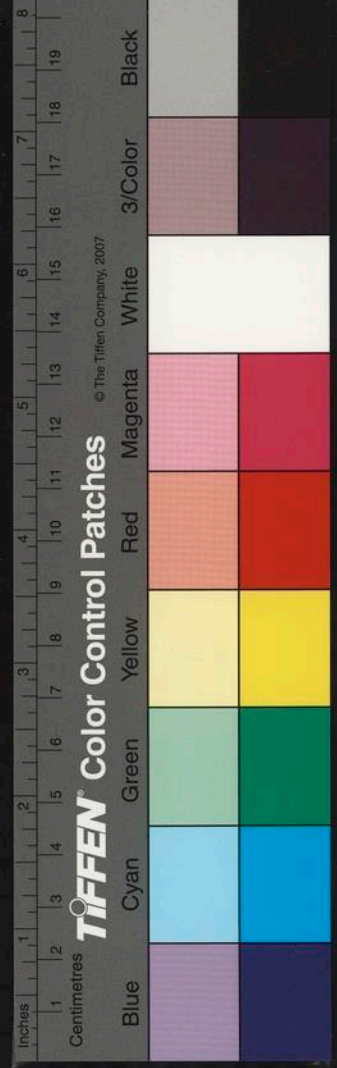


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人所謂何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何以思慮為哉迺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何以慮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雪山頭陀曰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以之却七情之疾寔為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却之黃文節公嘗講枯木蒼死心寮以為養病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君攝其人如伊如周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矣使君攝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弑逆萌芽矣

或問子囊城郢梁伯溝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寔自感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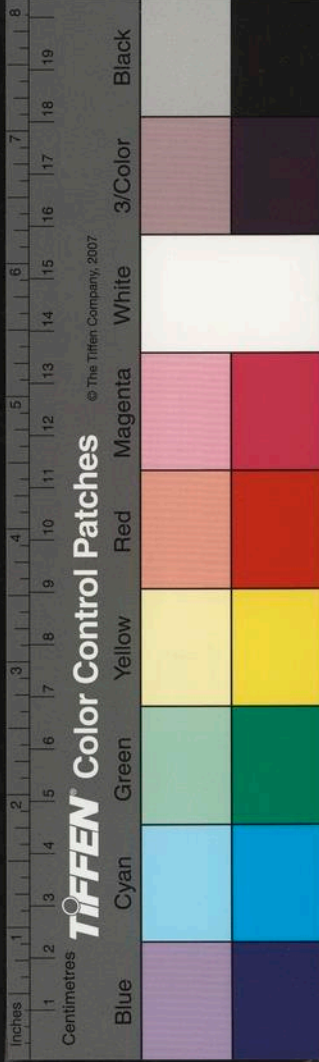
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
 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
 不此之監喘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
 犄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賈師憲以十三
 萬之師瀆於江上而瞎賊更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
 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
 也課守令積穀而為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
 師有恭屬王國有國屬又有郡屬有邑屬有鄉屬
 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欵差不稱欵差者何也予曰

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蒞職掌者領部檄為
 皆不領 勅不稱欵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職掌
 按察司如提學屯田兵備邊備巡海撫民之類察
 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如巡撫巡
 視總督河道總漕運提督總制軍務之類皆領專
 勅各於職銜上加欵差二字於此以見前項職司
 俱出自

朝廷處分非吏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生派洪武開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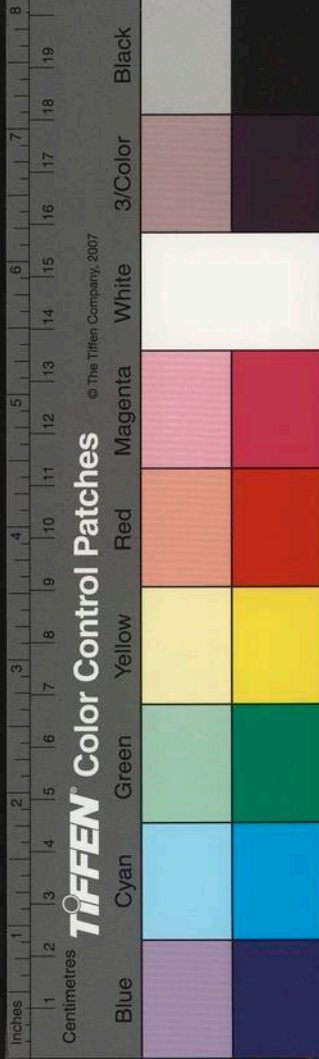
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素絲藥材之類皆有定則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衍加添祿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也又其後也如營建宮室買運大木之類此坐派也蓋額派無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有事則派事竣即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撫臺東阜劉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合屬賢否考語公等幸留念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填考語只以清慎勤三字為準綜覈名寔而殿最之

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咸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却報至而各官去留甚愜輿情

東阜劉公惠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鵬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已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苟息則獄之放紛庶其清乎煩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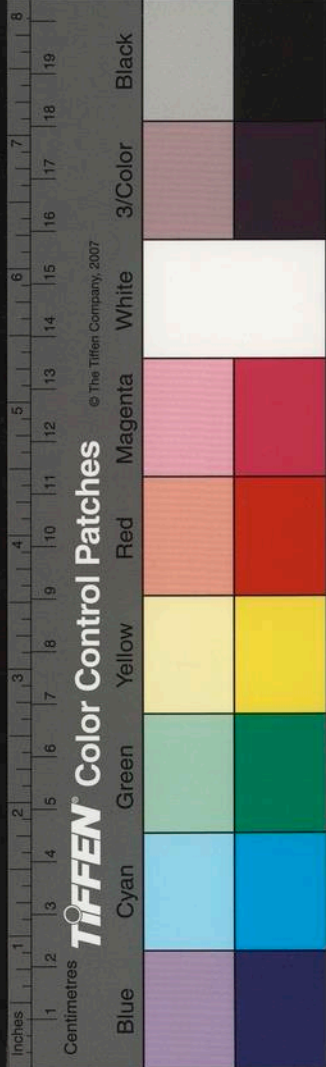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為仁不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



錄之矧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為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寇準之貶觀之則為說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為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

曾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言者二統之實也吾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一統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言一統也時乎不然天地閉塞而海宇之內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君正統也者又自其得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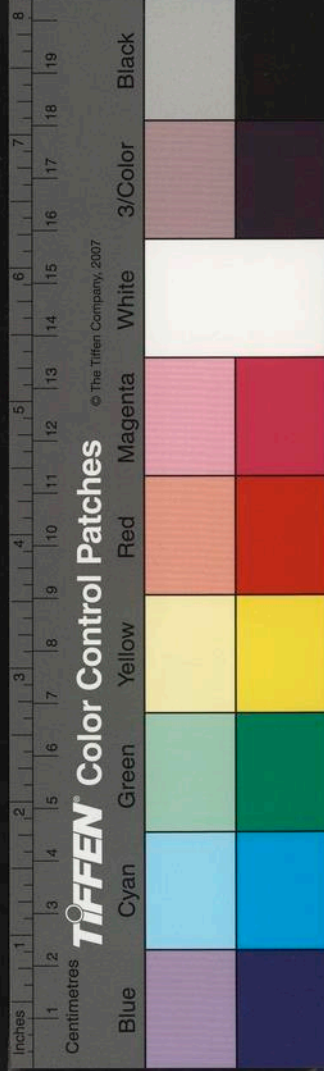


統之外又別有所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言正統也彼兩漢唐宋雖不敢比隆三代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篡弒得之或以扎晨之克得之或以左袒之雄得之斯固一統之君其實一統之賊也故遜志翁乃立變統之例以待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統也無統也編年書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

新或問予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按此故字先儒陳皓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即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即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或問伉儷離合之義何如予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慮之也周矣處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既備醮命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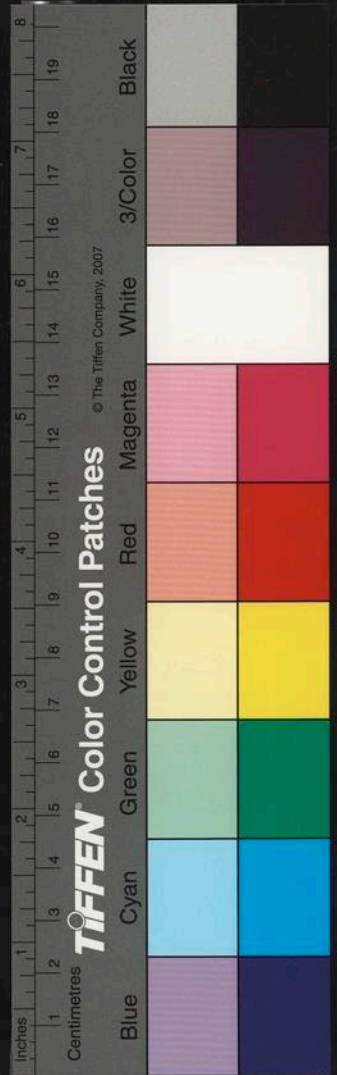


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也。經也。苟婦德不恒不貞。為人倫之蠹。門戶之羞。則有七出之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焉。是忠厚之至也。予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無子也。有惡疾也。昏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善處之。使之不至夫所可也。予於三不去之中。竊有疑焉。不順父母。忤逆也。竊盜醜行也。淫穢行也。苟存姑息。則難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為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為妻所棄。老故也。朱買臣為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淫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鑄譙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

介葛盧識牛鳴。陰子春識鳥音。尸鄉祝雞翁養雞。數百群。各命之名。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知此。又是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理物理。無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耳。而他則泯。無聞焉。吁。可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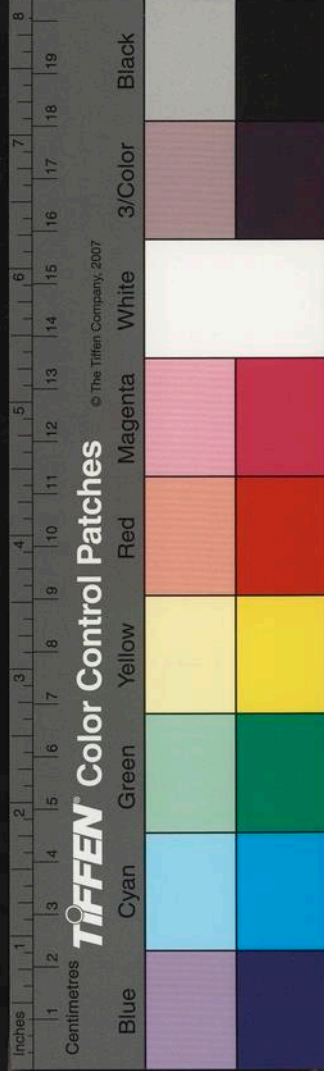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
東谷齋言 卷下 榮无桂



女流款治若交游然者而君子無鑄譙焉蓋諒哉
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
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
夢婆是已乃若携妓遊山與妓賡詩對妓忝禪則
踰閑矣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
尚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祀天神以堅即墨
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職備
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因問之
曰此書以何者為兵家之要何者為兵家之忌都
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
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
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
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
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邀正之旗勿
擊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
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
用兵之忌莫先於此者

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嚴敗
績之誅然後為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允哉！故邲之敗，晉殺先穀，城濮之敗，楚殺子玉，街亭之敗，諸葛武侯斬馬謖，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爵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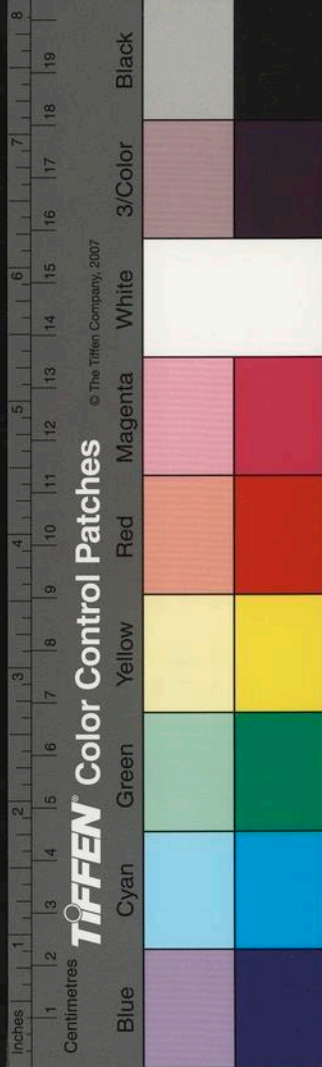
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鎮某海某瀆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有像而封爵之，是褻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言轄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誰改

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劉涓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涓溪之詩傳世者鮮矣。譬之奕也，豈傍觀者固審耶？抑兵燹之餘，二子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掇彙之耶？古禮入門問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其事也。

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鬼髓靈經，予行天下，徧訪藏書之家，無之，即有之，蓋贗書也。豈夫



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也何獨春秋哉夫子晚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孝誰為孝而曰行在孝經何居况夫子之時無孝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吳草廬又業有昭々之辯也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餓者其言曰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子曰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民者平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令是無策也

士大夫守官之庶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柔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經組紉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善事上官毋失名譽光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臣下以諂子曰不然孔子矜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事上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上民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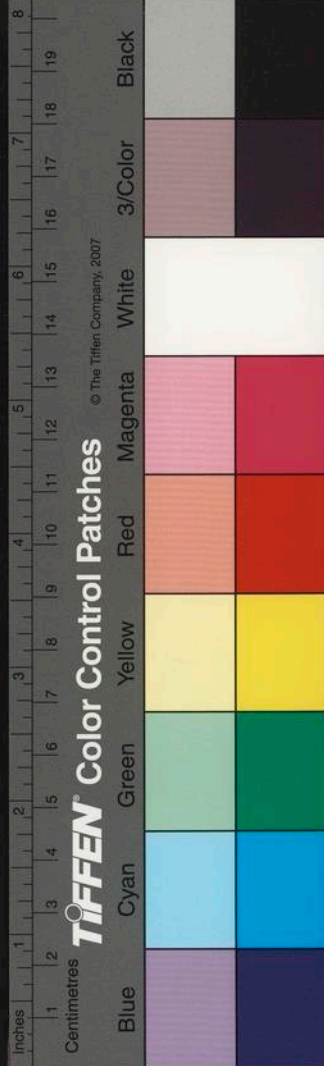
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陟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辱之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予繇水曹，即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己以前，因多拷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

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脊髀膊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梁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固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嚙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九此者，皆當尋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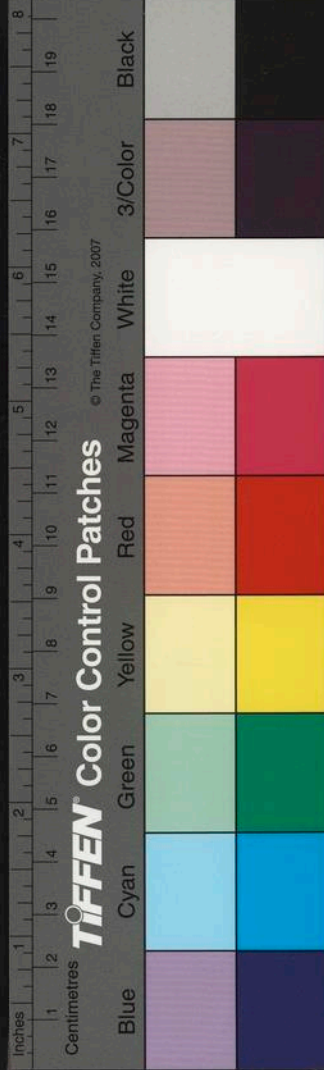


子其慎之

師卦二爻為帥師之將，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五爻為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推轂遣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命方叔北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或曰：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征，惟天造草昧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以震疊英雄而屈羣力。若常而行之，則曰登受困，遼左無功，所謂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真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

引去。帝使人視寇，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既決策親征矣，固當臨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偃然耽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无一言忠告於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真宗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為，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真不憂哉。殆權詞以安將士之心耳。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
 時人偕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
 執之禮如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
 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其祖父噫此
 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
 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
 噫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
 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徵
 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

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
 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若邑予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邑當
 孔道若於供億欲請于當道裁省使客館廩可乎
 予曰不可無忘賓旅盟于五霸送往迎來列在九
 經古者敵國賓至閔尹以告侯人為導門尹除門
 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甸人積
 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養廩人獻饋司馬
 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有如此者以今視古
 禮簡畧矣若又裁省無乃大簡乎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
 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
 如楊維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
 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風勵天
 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
 漏悉其淫巧皆毀之大祀

郊廟拜禱心以紅布為之乾清宮

御床若无金龍在上與中人家卧榻无異
 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

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在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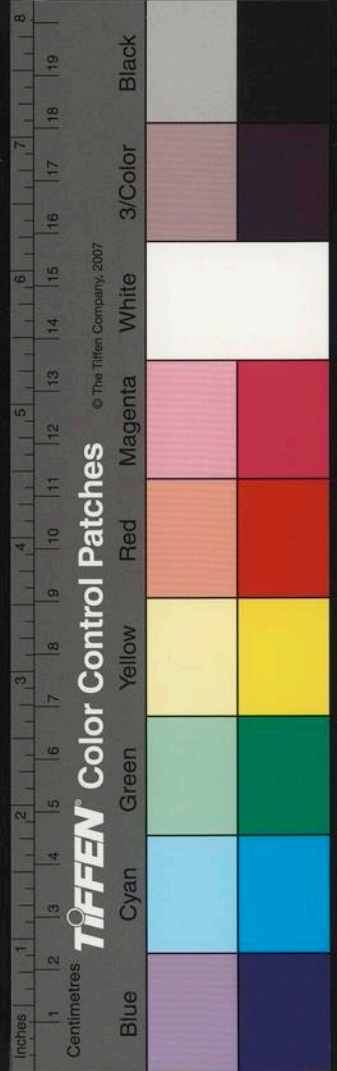
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以帝
 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

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為崇禮侯還之沙漠

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求孔
 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

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



抄本

登用之。又立尚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魯魯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舉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至，郁乎其文也。颯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古者朝服通于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鄉飲酒禮，大夫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鄉人儺，近戲也。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

此我 國初製朝服與古制頗有損益惟

朝廷有大朝會如

聖節元旦冬至冊封傳臚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逐日常朝或服錦繡或服公座治事之服等威有截嚴哉。

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歲東阜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辨此。曾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



書之座右為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授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

朝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辛厓納侍

東坡愛李薦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楊時之於伊川黃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

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戚何也予

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无廬墓之制而師顧廬之豈師父之恩殊科耶且記

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

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

道之中子何必於夷山勉齋責備耶

黃天叟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是夫子自作行狀竊惟聖人一生為學進德之序具見於三十八



字之中無餘蘊焉我朝領行文廟上丁祭文一
十六字之中而聖人道德功業又槩括盡矣

歷代女禍至武墜而極外戚之禍至王莽而極宦官
之禍至漢唐末年而極我朝

母后無垂簾之制外戚宦官不得典政本握兵權
嗚呼防微之念深矣貽謀之慮遠矣

管寧過海遇惡風幾覆舟寧語人曰吾嘗三晨晏起
一朝科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

嘗有過否對曰吾嘗飯牛不良搏牛一下予曰
此非二子之言也或者史氏以二子人品之高附

會其說以益其高不知適足以誣之耳何以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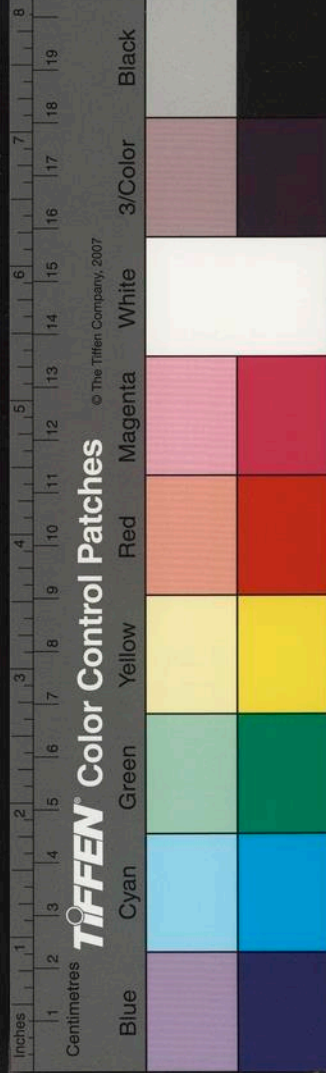
晏起科頭九老者病者閒無事者常態耳曾是以
為過乎世傳嵇叔夜或旬日或終月一梳頭袁安

雪中高臥晝不啟扉未聞當時以為過而誚之者
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為過而覆君子之舟耶夫

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牛也若以為過然則古人
以夏楚二物收擊蒙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

未足為虐也且以為過然則古人殺牛以禋祀火
牛尾以攻敵截牛耳以蒞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

予故曰非二子之言也



抄本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為第一

安南陪臣來 朝貢道出漢陽宿郵亭時亭中芙蓉

盛開亭長誑之曰此花名一文紅請詠之陪臣佯

為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芙蓉却一

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太守聞之

以亭長不誠於遠人乃詬而杖之譯者以告陪臣

清狂道人郭翊畫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初以

尋常畫史待之後見其畫雪樵圖題詩其上曰兩

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誰念青山

瘦盡日厨頭不斷烟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題詩

其上曰兩脚風聲滿樹頭隨身蓑笠勝羊裘柴門

猶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陽明語人曰郭清

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之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

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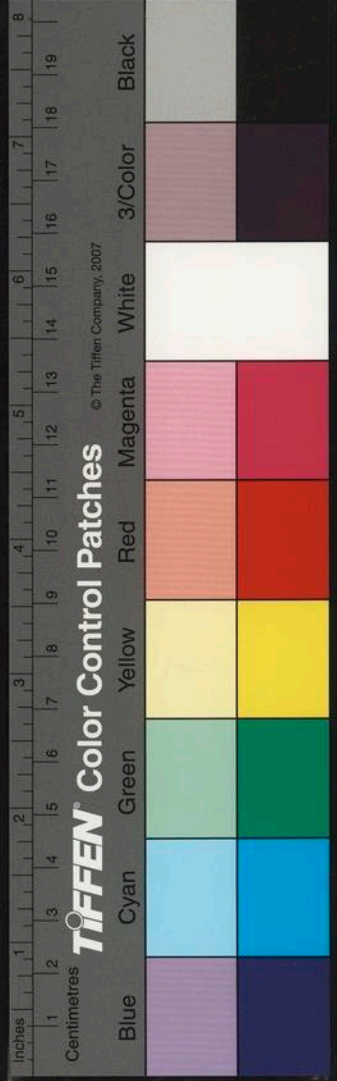
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

冷悞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

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

榮光樓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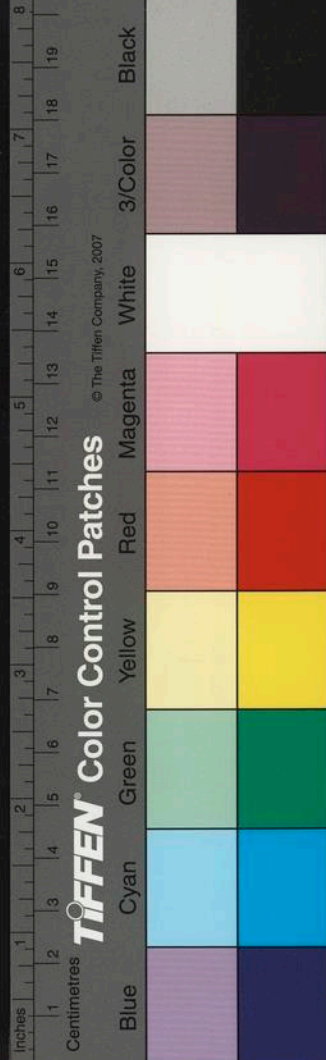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臧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
 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
 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情誰收飄泊孤城野
 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蕪烟綠
 暗香魂杏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閨歌此曲月
 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
 子詩有音響氣死骨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
 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見主
 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窓

前一様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
 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
 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
 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
 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
 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時代
 槩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
 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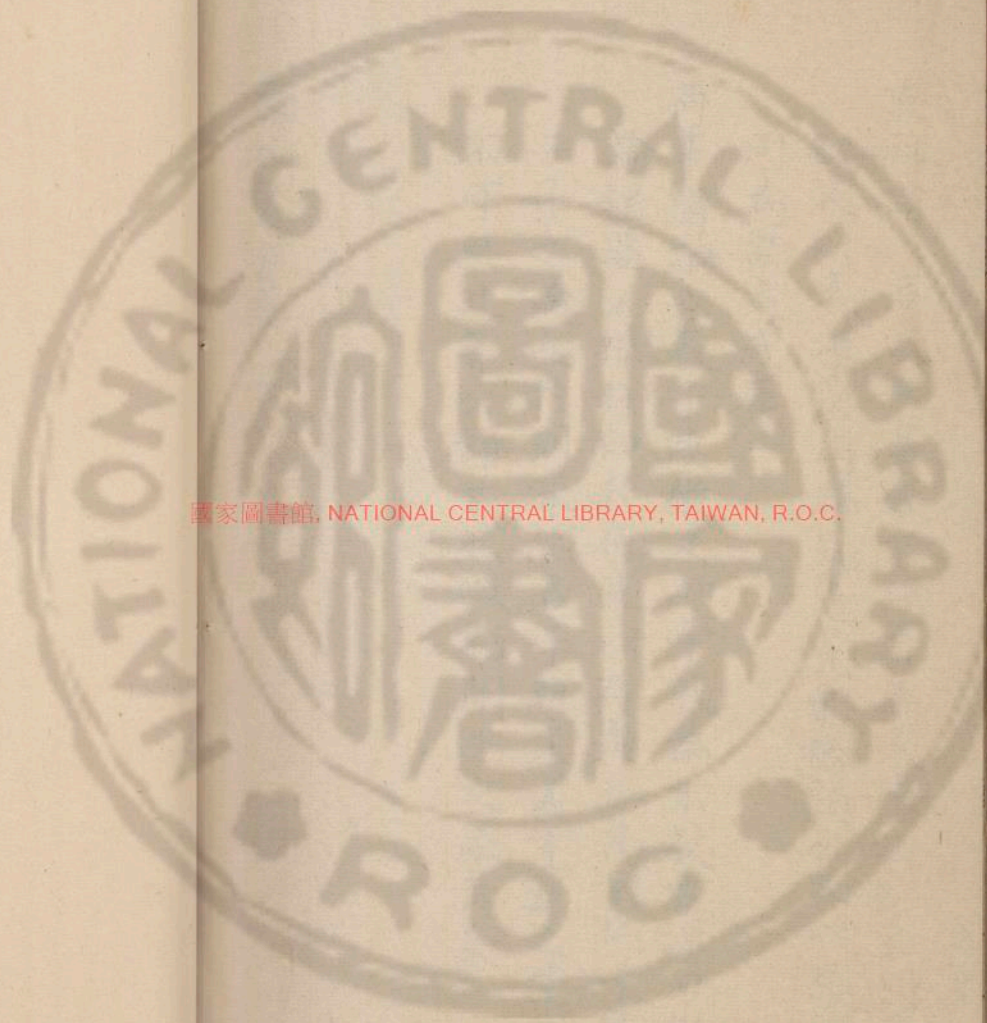
國初詩以高啟楊基張羽徐賁為大家近世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為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為詩家武庫

荷亭辯論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為不敬古源日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為不仁子按二子之論近於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克類之筆却不可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闡幽之志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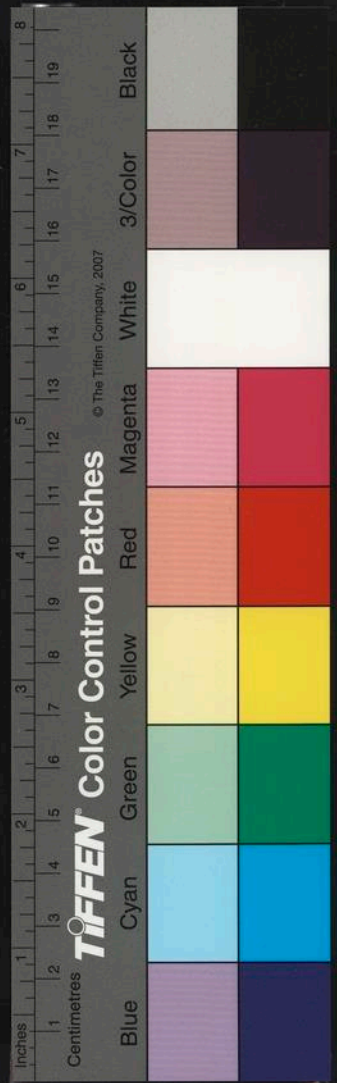
東谷贊言卷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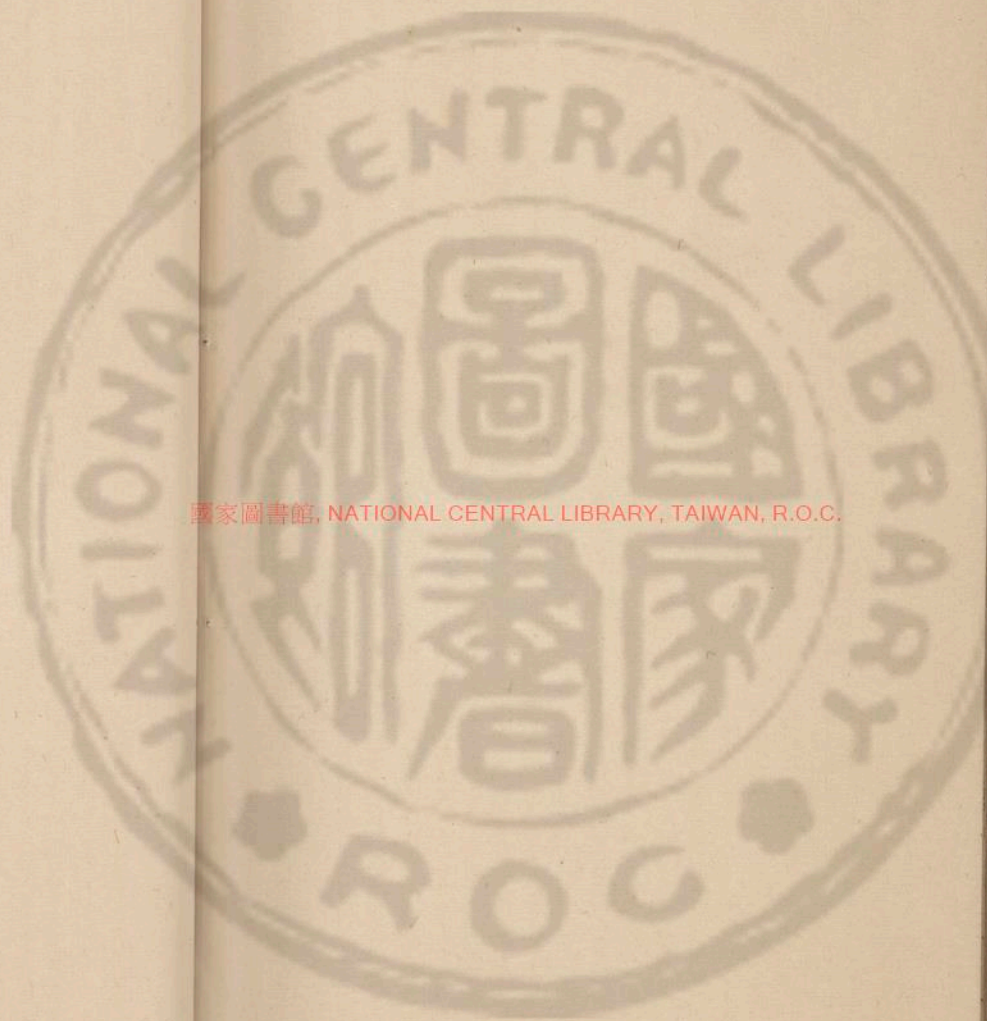
雍正丙午二月廿一日校對無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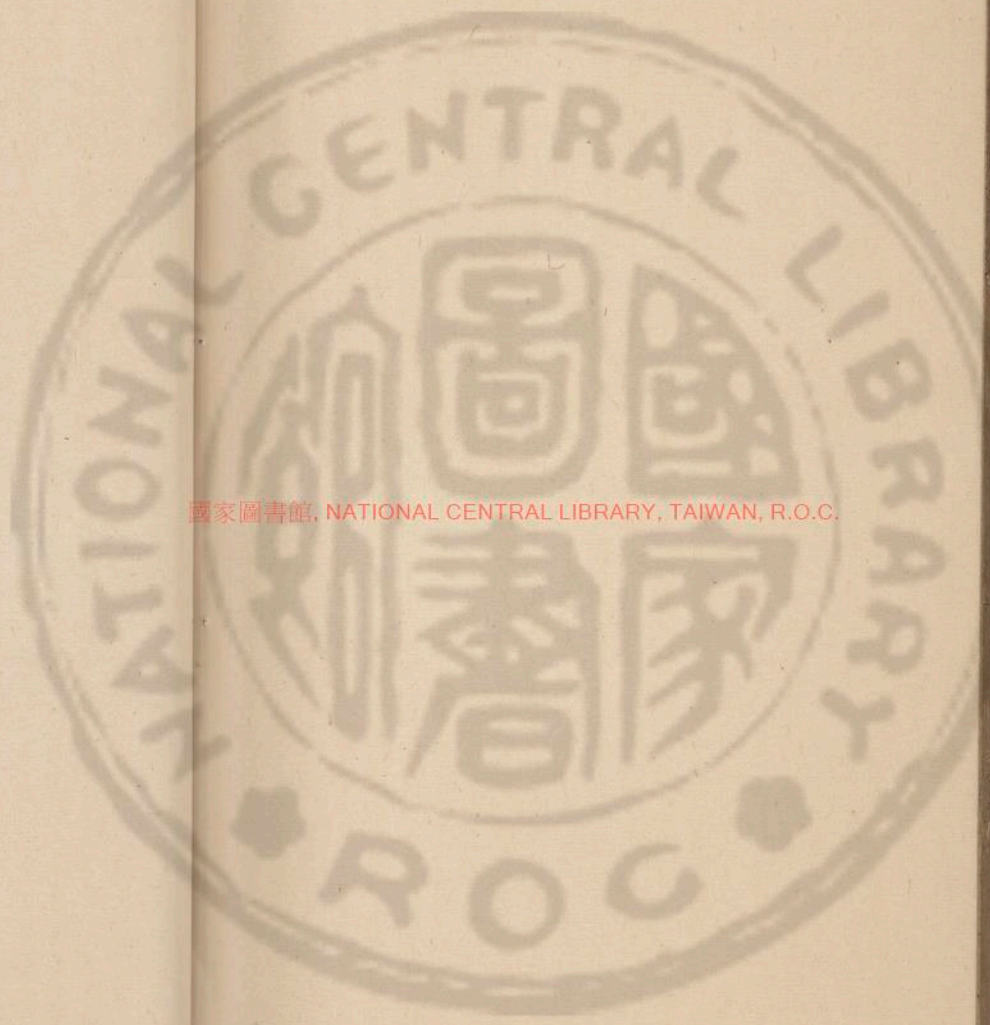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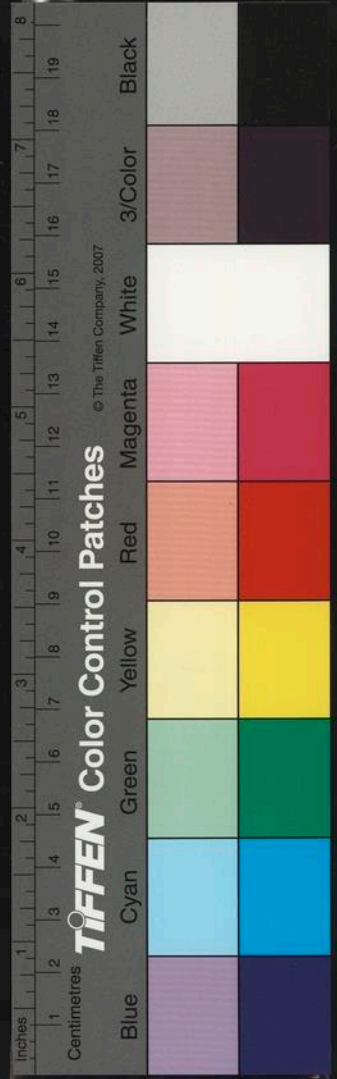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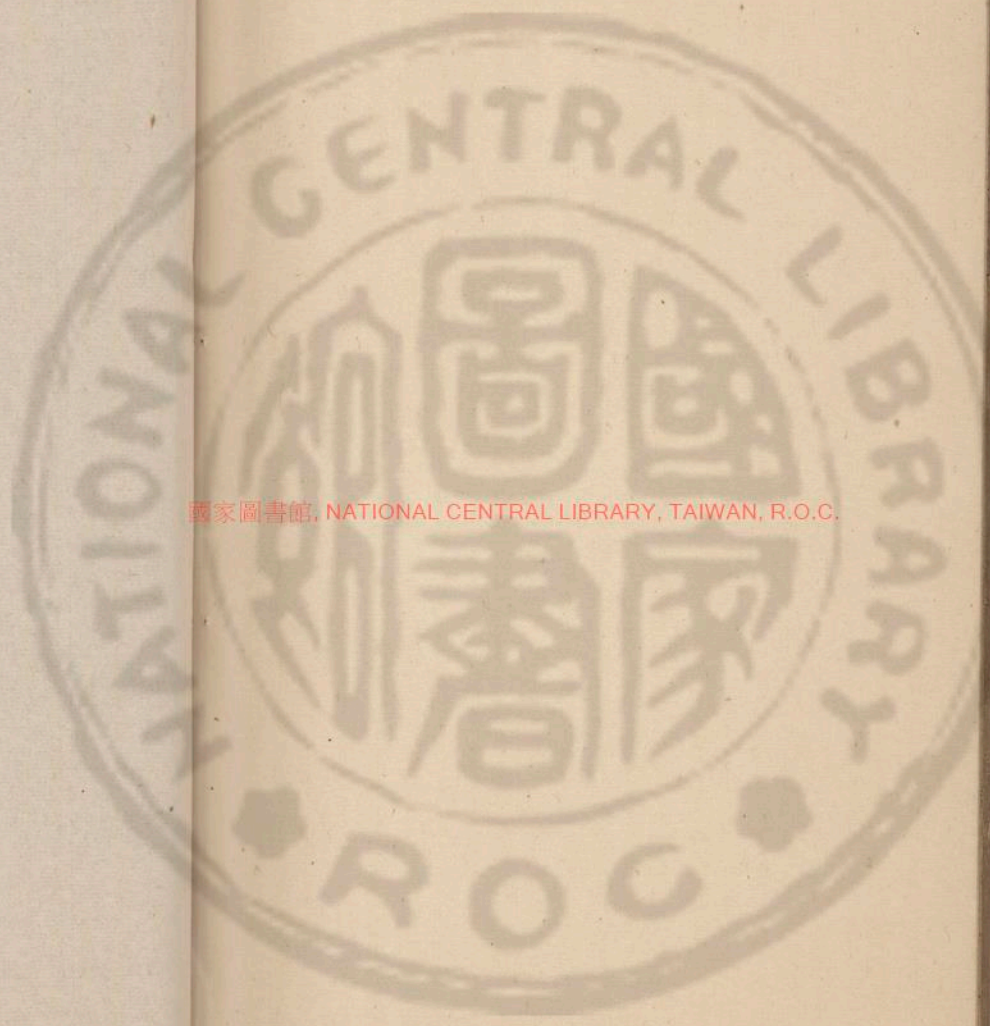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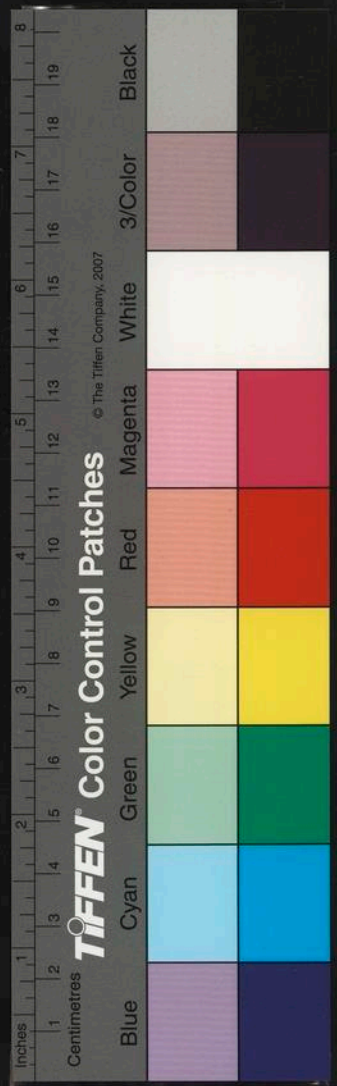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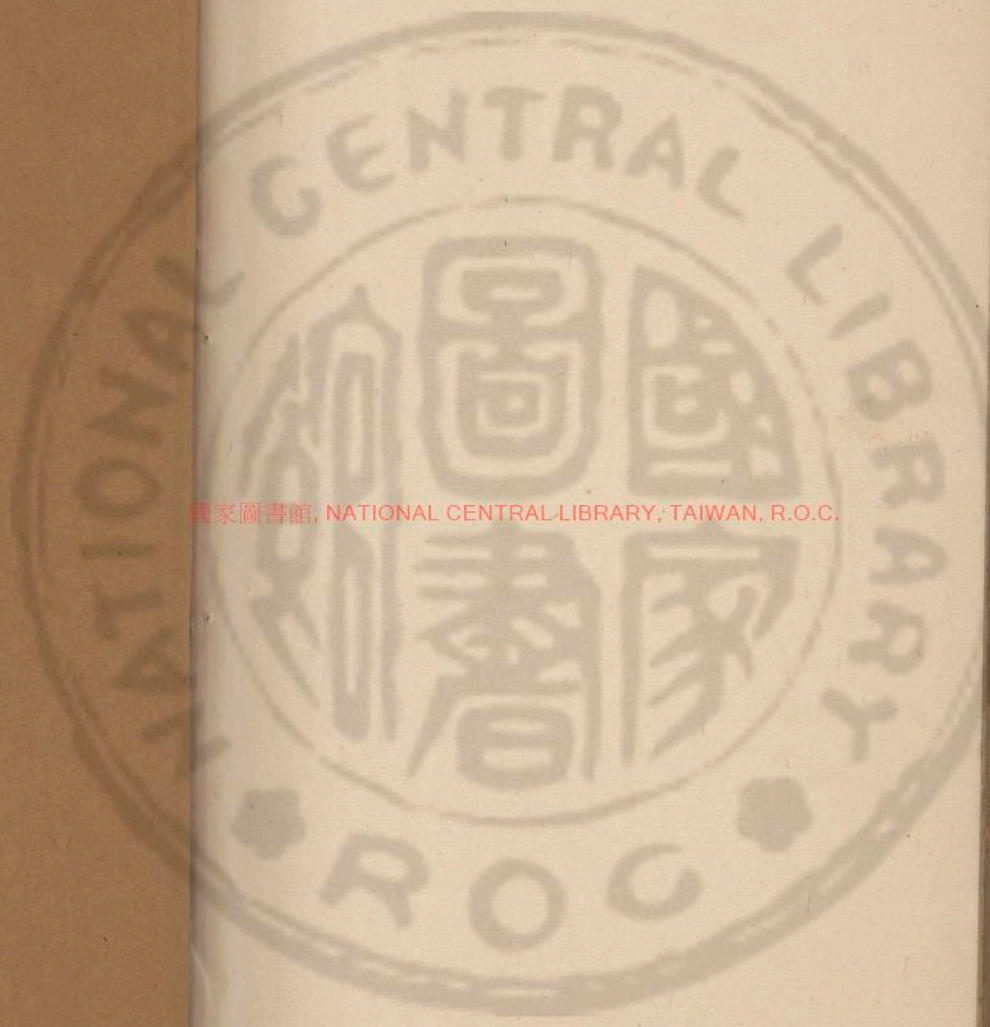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